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濤誨之校註
後學貴陽王箕中文敍 餘杭于瀚遠吉宜參校

季氏稽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春秋僖二十一年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太皞伏犧也四國伏羲之後又左傳成風杜以爲妘顓女則妘亦風姓也　本爲之附庸周禮國不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其朝貢皆附於諸侯故曰附庸　當時臣屬爲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氏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孔曰使主祭蒙山禹貢有二蒙徐州之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之蔡蒙旅平西蒙也東蒙卽魯頌所云奄有龜蒙也元和郡縣志乃分東蒙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爲東蒙山相距僅五里而不知徐州之蒙山只是一山故讀地理志於蒙

陰縣下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顓臾國在此山下蔡曰東者別於梁州之西蒙而言之耳且在邦域之中矣孔曰魯七百里之邦江永曰邦域之中謂干戈於邦內謂邦字皆古封字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孔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以伐為孔曰何用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曰周任古之良史周任商之太史也疏曰鄭注任左傳爲引其言一見隱六年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一見昭五年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又家語引其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皆其善言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濟按陳列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二句則夫子設譬以曉之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皇疏子孫季氏之子孫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曰疾如汝之言也戴氏三曰孔讀此爲句夫讀彼也凡經傳言若夫猶若彼也舍曰欲

之而必爲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 不患貧而患不安 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孔曰干楯也戈戟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曰蕭之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桓子也 鄭謂伐顓臾在昭五年分公室之後故引陽虎定公時事證之誤按今攷伐顓臾皆季康子事鄭說也

朱註季氏至顓臾 顓臾國名 冉有至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

孔子自衛返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至過與〕冉求尤用事故獨責之〔夫顓臾至伐為〕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春秋傳昭五年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按此即哀公患不足用之故蓋三家各自以助法取之民而以貢法貢之公也〕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中則不必伐是社稷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冉有至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至相矣〕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至過與〕兕野牛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正義曰虎兕皆獸名兕似牛郭註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儿周官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案蕃與藩同藩衛即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皆此類故曰陽虎外叛是出柙也伐顓臾於邦域是毀之櫝中也張溥曰出柙喻兵指用於外毀於櫝中喻仁發隱於內黃式三曰虎兕喻季氏龜玉喻顓臾詳按黃說義長〕〔冉有至子孫憂〕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閻若璩曰顓臾去費七十里故曰近費廷枚曰沂州府志故顓臾城去古費城六十五里〕〔孔子至之辭〕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至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

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至安之）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至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盡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徐文長以爲顓臾在邦域中是社稷之臣何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則非不服也當以徐戎當之閻若璩以爲指鄒人蓋哀元年冬二年春三年冬六年冬七年秋皆伐鄒故也鄒距魯雖七十六里然爲敵國則遠人矣濤按顓臾雖附庸然究自爲一國宜從朱註也）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至內也）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春秋傳哀二十七年事）

愚按伐顓臾事春秋不書蓋因夫子之言而止也（濤按集註引洪氏曰二子仕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此事不見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歟翟灝曰哀十一年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而明年春卽書用田賦則顓臾之伐倘非因夫子之言而止春秋亦必書矣又按此當與爲長府章因閔子之言而止者同一例）以左傳韓非子及此章之文攷之冉有季路於孔子反爲後蓋嘗同仕季氏（毛奇齡曰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辭是夫子反魯後子路再仕季氏之證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覆其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奪肥之民耶此尤顯可證者也濤按冉有歸魯仕季氏在哀六

維新印書館刊印

七年孔子自楚返衛後致爲見世家稽及先進篇政事冉有下註而子路再仕季氏則在哀十一年從孔子返魯後而欲伐顓臾者則康子季孫肥也又公羊載子路死衛於獲麟之年則哀十四年也寔書記之於哀十五年是二子於哀十二三年實同仕季氏十四五年子路始去而仕衛也諸雖皆曰此不必求諸他經即下文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之文觀之即由求幷仕季氏之證此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 子路未見用事而冉有則既爲聚斂之計又爲益地之謀故其言愈辯而夫子愈責之又示以均安之道暨以蕭牆之禍 鄭註蕭牆爲屏蕭者肅也牆謂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非季氏所當有此蓋獨屏蕭者取肅敬之義乃孔子援神怒以謀季氏也周秉中方觀旭并謂蕭牆指斥哀公按蕭牆乃屏蔽之別名當時列國異稱詩之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論語之樹塞門荀子之容寄其類也特自天子至士其物不同其所設之地亦不同耳此但言內變不必泥以解之 而顓臾之伐卒以此非則聖人之言所補救者大矣請按有國有家者今宜訓有治國家事之責任者均無貧即今日民生社會主義之意由是而和而安則天下大同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弒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 按惠公請禘周公於太廟歌雍以徹則禮樂自惠公已僭之不始隱公矣 至昭公十世死乾侯鄭曰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 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以前政在臧氏四世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曰無所非議

朱註孔子至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諸侯必賜之弓矢然後征賜之鈇鉞然後殺逆理愈甚其失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至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至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愚按禮樂征伐天子之事諸侯不得專者也請按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孟子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禮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白虎通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王制諸侯受賜弓矢鈇鉞然後專征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又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諸侯必受命天子乃有禮樂征伐之權故曰自天子出也春秋之世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吳昌宗曰周自烽火之戲而禮樂崩自狐忽之質而征伐壞犬戎之弑祝聃之射天下無道之始也莊十三年北杏爲始僖二十八年河陽爲極五伯迭興天子守府此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也請按節言禮樂則惠公請郊僖公用禘秦作畦時宋用桑林楚以地縣待衛至晉文請隧之類皆是也僖文

以下政在大夫 吳昌宗曰莊十九年公子結盟於宋文二年公孫敖會諸侯文八年仲遂與趙盾盟衡雍文十一年彭生與郤至會承筐成十五年鍾離則大夫專會襄十六年溴梁則大夫獨盟禮樂不自大夫出乎隱二年無駭入極四年翬會伐鄭莊二年公子慶父伐餘邱僖十七年季孫滅項成二年四國戰鞌而昔山登臺之笑襄十四年十三國伐秦而悉出大夫之手征伐不自大夫出乎哉季韓曰自隱四年翬會伐鄭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盟折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逮下移也僖二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之盟書士縠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郤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二年鞌之戰書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強襄十六年溴梁之盟皆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謹按若第言禮樂則季氏舞佾歌雍臧文仲山節藻梲管仲鏤簋朱紘仲叔于奚曲縣繁纓以朝皆是也 定哀以下政在陪臣 馮椅曰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豹強奴抗家主第相鬨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變政於中國凡會盟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春秋之法叛以地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然而蒯以費叛第書叔弓帥師圍費陽虎叛竊寶玉大弓侯犯以郈叛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不得與會不得以地叛矣亦祇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略家臣也略之者絕之也又曰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恆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季孫亦有陽虎弗擾皆陪臣之執國命者也 十世五世三世之失蓋約略言之 劉逢祿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合諸侯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修霸業文而代齊以霸其後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亦十世而公族爲強臣所滅遂成三家分晉之勢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亦凡十世至於大夫之五世者不失者獨魯於三桓而齊之陳氏晉之三家終以竊國蓋陳氏及韓趙魏皆公侯之子孫復其始故也若陪臣三世希不失而南蒯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者蓋夫子之言針其同惡相速故稱三世也謹按劉說殊穿鑿所謂十世五世三世者乃大約如此言權愈下移其失愈速約而計之不出十世五世三世鮮有不失者非必有一成不易之局也 又言天下有道大夫不專政庶人不議蓋傷今思古之意也不議者不得非議之也 方觀旭曰議亦謂議國政猶云私議則君上之得失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爲無道乎蓋庶人

二字兼凡民及宰史胥徒之屬與夫家臣家宰而言之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及家宰陪臣不當與謀國政左傳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大有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又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齊其殺也故曹劌論戰見魯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鄙人論政而晉國亡皆無道之世庶人議政之驗也均可備一說 清按專制之天子今宜訓統一政府禮樂征伐不自統一政府出則不爲列國之紛爭必爲藩鎮之割據斷不能長治久安也庶人不議者政府既治輿論國民亦知大體無有可議者也又爾雅訓不爲大可備一說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 春秋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欲立之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按襄仲卽東門遂惡卽子赤也 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 按朱註謂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爲四世與鄭異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仲孫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 家語孔子在陳聞魯司鐸災及宗廟子曰其桓僖乎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親盡矣而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焉三日魯使至果桓僖廟也

朱註 孔子至微矣 逮及也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愚按上章統論春秋之世此章專論魯也魯自宣公時季文子專國公室不得制其爵祿而政在私家至孔子時魯君歷宣成襄昭定凡五世濟按毛奇齡曰春秋昭二十三年左傳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又三十二年公薨於乾侯史墨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皆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下盡昭終之年宣成襄昭凡四世其不及定公者樂祁史墨言此皆在昭公時而夫子言此在定公時故也其不及文者由昭公等而上之爲宣公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漢書食貨志亦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此章五世其爲宣成襄昭定鄭註確不可易或以爲在世者文宣成襄昭者未卽樂祁史墨之言而思之也季氏歷文武平桓凡四世濟按毛奇齡曰樂祁謂政在季氏三世史墨謂文子武子增業是蓋以季氏執政自文子始繼武子平子三世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子也孔註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多悼少文兩皆失之不知武子之卒在昭公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子卒而平子以孫繼祖而代立悼子未爲卿則政不逮之故四世當以文武平桓爲斷濟又按文子者季友之子於春秋文公六年見經桓子於哀三年卒則宣成襄昭定之世季氏正文武平桓四子也三桓三家然以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言之則季氏爲大宗此當以季氏統叔孟而言也濟按毛奇齡曰桓公之子非公爲君莊公母弟季友爲季氏庶兄弟叔牙爲叔氏慶父爲孟氏又稱仲氏古封建之世創立宗法天子諸侯自爲一宗天子諸侯之弟必更氏易族以別爲之宗禮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也是以一君之弟必以同母者立爲大宗無同母弟則以庶長爲大宗大宗者宗子也百世不遷而諸弟各爲小宗小宗五世則遷桓公之子惟季氏爲宗卿叔孟皆統於季氏三桓者以其族言之則三家皆是以大宗言之則卽指季氏此章上文言四世謂季氏也下文言三桓則以季氏統叔孟而言也濟又按季文子名行父武子宿悼子紇平子意如桓子斯時則叔氏自叔牙之子公孫茲傳其子得臣又傳僑如於宣五年立成十六年奔齊又傳穆叔豹昭子舍成子不敢至定五

年武叔州仇立自僖至州仇凡五世孟氏自慶父之子公孫敖傳文伯穀惠叔難未爲卿獻子蔑於宣九年見經傳莊子速孝伯羯僖子貜懿子何忌至哀十三年卒自蔑至何忌凡五世今孔子言政逮大夫是專指季氏言之故曰四世也

微謂家臣屢叛也 謹按是時季氏家臣陽虎弗擾皆亂而仲孫氏亦有公斂處父叔孫氏亦有侯犯故曰三桓之子孫微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友善柔 馬曰面柔者也 友便佞損矣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朱註 孔子至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近於誠友多聞則近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有威儀而不直 謹按嚴文照引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則辟讀爲譬正義申馬注巧辟者辟與避同則辟讀爲避或引論語本鄭注皆作便僻又後漢書佞倖贊各在親便嬖皆各有義習然細審經文語氣宜從朱註爲長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 正義曰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戚施面柔以色下人也鄭此注云善柔夸毗也案爾雅籧夸毗體柔也詩無爲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公羊定四年傳疏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也 謹按此亦宜從朱註爲長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正義曰爾雅諸諸便便辯也辯辯字通何休公羊注引此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佞辯爲諞矣說文諞便巧言也論語友便佞 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愚按友者同志者也從兩又又古手字也一手不能獨舉而取助於兩取諸人以

輔己之義也學而篇毋友不如己者蓋渾言之此章三益三損則分析言之也正義引公羊定四年傳何休註朋友相衞云君臣言朋友者闔盧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仇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則三益三損皆指人君言之直者正言極諫者也諒者忠信不欺者也多聞者通政治之要者也便辟但爲容貌而不直者柔但爲面柔而不諒便佞但爲口辯非有事實亦與多聞相反淸按此可備一說然君臣朋友皆以義合雖君臣實與朋友同自後世視君過甚比君於父故以何註爲疑而曲爲之解耳又黃式三曰便辟者習於盤旋退避之容一於卑遜是足恭也善柔者註面柔是令色也便佞說文作諞佞鄭讀辯是巧言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何曰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游王曰佚游出入不知節樂宴樂損矣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

朱註孔子之損矣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游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愚按上章損益就取諸人者言之此章損益則就在己者言之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曰

躁不安靜也魯讀躁爲傲今從古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

朱註孔子至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人可奉以爲師法者也幸而侍於君子正可以君子之言爲法倘有疏忽則過矣曰躁曰隱曰瞽學者可不知所警哉 潛按潘維城曰說文無躁字有趮字疾也當即躁矣鹽鐵論孝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隸禮曰以所知傲人也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韓詩外傳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曰得貪得也

朱註孔子至在得 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

愚按人自少而壯而老其年不同其血氣之盛衰卽不同而其用事而爲病因亦有所不同知其病而隨時謹持之不以一時之失貽終身之羞庶幾全而受者全而歸矣君子者成德之名言其常以三者自戒也（謹按潘維城曰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云云亦此章之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何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 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曰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畏聖人之言** 何曰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何曰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 鄭曰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何曰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 何曰不可小知故侮之也

朱註（孔子至之言）畏者嚴憚之意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至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愚按凡人動曰無所畏此無忌憚之小人也若君子則戒愼恐懼無往而不以兢業持之此云三畏亦就其大綱而言耳 謹按天命正義以爲當兼德命祿命言之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修身以俟之斯爲畏命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大人謂士所見識與大人言實事君註大人卿大夫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註大人謂諸侯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行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註在位者易乾九二利見大人荀爽云謂天子見龍在位者又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荀爽亦謂大人造法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又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馬融註謂堯舜與周公然則大人蓋凡在上位者皆是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朱註孔子至下矣 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愚按人之禀賦萬有不齊而要以能知爲主蓋必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其等雖有上有次有又次及其知之一也惟困而不學則終於不知故曰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維新印書館刊印

朱註（孔子至思義）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愚按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以之分配五行此章專指思字約計有九或思其正或思其反足以補洪範之義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曰探湯喻去惡疾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朱註（孔子至語矣）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至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愚按見者目之所見也善不善兼所見之人與事言之如不及唯恐其遠也如探湯唯恐其近也此二者誠身之學也志者心之所之道者人所當行之路隱則無

可自見而志必先定行則大道爲公而措之天下此二者天民之學也淑身之學有志者可以自致而天民之任關乎時運故語皆可聞而其人有見有未見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曰千駟四千匹也 此據乘馬言之一乘四匹千乘則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馬曰首陽山在河陽蒲版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

朱註 齊景至稱之 駟四馬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文

按何晏集解本無誠不以富二句朱子自第十二篇移入此章今從何本

愚按千駟者公廄之馬也 陳氏祥道曰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逾禮者也閻若璩引郝敬說疏中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關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六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除而諸侯六閑則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者也猶彼若以千乘之國言之則

當時諸侯千乘者多矣不獨齊晉爲大國其地且不止千乘此常如黃耳遇齊桓公賜之馬二十乘任未襄公亦賜之馬二十乘及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皆公卿所畜之馬而言非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之例也又說苑載景公言我畜駕三千乘以左傳十家九縣長轂九百之文言之其三千乘以田賦言即三千乘之國此有馬千乘非其知也

首陽在平陽近於河濟者也閻若璩曰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確於鄭註然已兩說互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夷齊所隱則十三州志曰山亦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塚陵柏蔚然攢茂郎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也上有夷齊之廟杳其能定指其是當縣城曰讀書長吉傳顧師古注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求古籍云曾子制言中篇夷齊居河濟之間莊子讓王篇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坂之北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乃山名非言首山之陽也蒲坂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坂者非也詩所詠首陽之巔首陽之下所即首地首始封在首陽即夏禹都臨汾冀在今平陽獻公居蒲亦屬平陽爲堯舜又爲黃帝之都所其地近河濟又在蒲坂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意夷齊先隱河濟之閒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焉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閒也史記又云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後乃去河濟而北至首陽也然則首陽在今平陽無可疑矣

夷齊常餓於其下皇甫謐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隱於首陽山武王伐紂夷齊叩武王馬諫曰爲臣伐君豈得忠乎備尸不葬豈得孝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是賢人也令扶去夷齊反首陽山終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遂西令支縣祐家白張石虎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周國作曰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恥不食周粟隱於首陽遂餓而死此史遷之言也要文衡山王直以此說爲誣稍無諫武王伐殷隱首陽餓死事伯夷去紂歸西伯在文之初年已稱天下大老文享國五十年又十三年而武伐紂時夷齊當百餘歲未必兄弟俱與太公齊年而尚存也存則何不早諫而何必道旁叩馬且以文所敬之大老左右欲殺之何武王豈無一言而唯太公一言而後扶去也遷作周紀云武王祭於畢東觀兵至孟津舉文王奔所也然則夷齊何爲言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也孟子謂誅一夫紂未聞弒君然則夷齊何爲責以臣弒君也武王弔民伐罪天下悅服而夷齊乃恥食其粟而餓死不與人情大相左乎史遷所據者采薇之歌耳此乃逸詩不知何人所作安知非戰國秦項時人作而遷何即指爲夷齊耶故夷齊首陽之

幾嘗得逃孤竹哉論語只言餓不言死夷齊讓而餓與齊景之貧而富兩兩相形且齊景之兄非公爲崔杼所弒景不能討而貪其位視夷齊兄弟相讓當愧矣吳英曰此章言伯夷叔齊窮餓以對齊景之千駟耳不言其餓死也餓於首陽之下耳不必其死於首陽也孟子但以伯夷與柳下並言意者叔齊先死歟周粟中曰王而夷齊十辨大衆主於有國無國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齊景貪兄莊公之國縱崔杼而不果討者也然王氏謂諫伐餓死爲無其事則莊子及呂氏春秋並載有夷齊事皆在史遷之前王氏何所見而必斷其無也指按此章但言餓於首陽之下不言死卽夷齊之死不死不必論而太公既佐武伐紂則夷齊安知其不與太公並存而諫武伐紂也太公歸周而仕周夷齊隱而不仕不仕故未早諫而臨時始叩馬耳左右欲兵之武王未及言因太公言而扶去之亦事理之常也誅一夫者弔民伐罪之義臣弒君者尊卑上下之辨各行其是未可非此而奴彼也惟祭與而云父死不葬史遷未免矛盾耳總之此不言死當以餓於首陽之下爲斷兄弟讓國固以對齊景之貪富諫武伐紂窮餓終隱亦以對齊景之貪富不必指爲無其事也又按粟仕者之祿也不食周粟者不仕而食祿也其說亦於粟字過泥 斯指德而言言民之所稱在德也 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歟王註所謂以德爲稱謂卽稱也斯卽德也黃式三曰蘇子由柳下惠論引上見善二節合此章爲一義蔡氏集說亦云當合爲一章齊景知夫子之賢而不能用善如不及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未見也伊氏之不正嗣子之不定是見惡而猶嘗試之猶湯熱而探之也夷齊遜國以求志也扣馬而諫以達道也程瀏以爲有功聖經者按此亦可備一說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曰獨立謂孔子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朱註陳亢至與聞乎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至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至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陳亢至子也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亢以爲遠其子

愚按此亢欲於素所聞之外別求一捷獲之術也從本義式三亢問而伯魚稱對曰者記者之失也吳英曰亢非門人亦必弟子伯魚安得稱對曰此對字當是衍文因下有對曰未也之文而誤也謹按此可從夫子訓鯉以詩見陽貨篇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訓以禮見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無以立及家語致思篇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有大名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豈非學之效乎故君子不可不學容不可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伯魚之言蓋述其略也曰獨立者獨立時所聞如此其非獨立時可知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孔曰小君周禮大宗伯之貳曰小宗伯六卿皆然故稱小者猶今人稱少之亞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朱註邦君妻夫人寡寡德謙辭

愚按春秋時夫人之名不正久矣謂按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晉文嬴班在九人而晉襄與先軫言曰夫人請之齊桓之夫人三而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鄭文公有夫人芈氏江氏宋平公納女棄左師見步馬者稱君夫人之馬曰誰爲君夫人予胡弗知及左師受錦乃改命曰夫人息嬀以息侯之夫人而爲楚之文夫人是春秋夫人之名不正多矣而魯尤甚謂按桓公之母稱仲子其時夫人之稱未亂也自桓公之死由於文姜閔公之死哀姜與知而夫人之道失矣然莊二十一年書夫人姜氏薨於文姜無貶辭也僖元年齊人殺哀姜而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變例矣然仍稱夫人仍書姜氏也十有二月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穀皆謂不書姜者貶之也然文姜哀姜之葬皆書葬我小君是仍無貶辭矣何也蓋文哀皆嫡夫人雖有罪而魯之君未嘗絕之故亦不得而貶之也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則成風也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以僖故而稱夫人則適妾之名紊矣其葬亦書葬我小君皆禮之失也然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則異邦人不以君夫人予成風矣文公二妃敬嬴嬖而私事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宣八年書夫人嬴氏薨又書葬我小君是又二夫人矣襄四年定姒以成公之妾襄公之母書夫人姒氏薨書葬我小君亦以妾爲夫人也以妾爲夫人而春秋亦書夫人者君尊其母史臣不得而貶之也襄八年穆姜爲季孫行父所幽薨于東宮昭公則取于吳謂之吳孟子定十五年姒氏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曰哀公母也不稱夫人哀未爲君也穀梁曰妾辭也葬亦不書小君左氏曰不成喪也此皆魯夫人之見於春秋傳者也又按文姜哀姜夫人之失道者也成風敬嬴非邦君之妻而稱夫人者也成風則異邦歸襚不稱君夫人矣姒氏則邦人亦不稱君夫人矣

者此章之前也

此章於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邦人異邦人之所稱各正其名其旨微矣潘維城曰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註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曰未成人也正義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註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又云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則當扶進夫人謂非妻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仕他國稱之謙之辭也論語後錄曰古者生稱夫人死稱小君赴於諸侯則稱寡小君讓者以春秋書夫人定姒卒葬我小君定姒寡小君不敵是也研六室雜著曰此節惟小童何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經殊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弁歸禮註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註云此實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之稱非夫人自稱甚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為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敵亦可為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並論語之誤也四書考異據曲禮註疏謂大饗之禮廢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既熟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論語所以有此章而與禮記不符合此章若當有子曰字今闕文論語述何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作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為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

論語稽季氏稽第十六終　後學黃岡高翰翔松軒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濤之校註
後學 貴陽王與中文蔚 金壇于瀛達君宜 參校

陽貨稽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鄭曰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按鄭本歸作饋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爲有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

開明印書館刊印

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曰以順辭免害也

朱註陽貨至遇諸塗　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至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

愚按陽貨季氏家臣也士也孔子時未仕亦士也歸豚往拜玉藻所謂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之禮也　孟子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毛奇齡曰季氏爲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過庭錄曰虎既囚桓子專將政則升爲公臣豈肯仍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謂按陽虎竊寶玉大弓而春秋書盜則未爲大夫可知虎未爲大夫而以大夫自待夫子豈肯以大夫視之乎此蓋孟子誤引也當以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之文爲據貨爲士孔子亦爲士所謂敵者也在則拜受而已不拜於其室也故必瞰其不在而歸豚使孔子不得不往拜其室也　貨瞰孔子之亡而歸孔子亦時其亡而拜即以其人之法還其人也　謂按此章未記貨瞰孔子之亡耶然孟子之文蓋與此詳略互見可據以補此章之闕　遇諸塗者不期而會於道路之間也　謂按左傳不期而會曰遇周官司險注五塗徑畛涂道路也　懷寶迷邦至歲不我與皆陽

貨之言自爲問答使孔子不得辭也　郁敬曰爾曰不可皆貨自爲問答以斷其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乃爲高祖語此章謂曰不可亦然自孔子曰以下乃爲孔子語也閻若璩曰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爲問答王引之曰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謹按此說可從又按陽虎於定八年冬叛時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時孔子亦近五十五十始衰故陽虎以歲不我與爲言孔子曰吾將仕矣聖人之處權奸不卑不亢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曰君子慎所習也

朱註子曰至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朱子

愚按韓氏愈言性有三品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以至朱子陸子其說異同千古聚訟蓋未即此章夫子之言而思之也性者生於心者也不曰皆善不曰有善有不善而曰相近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雖氣稟或

有不齊而此理爲人心之所同具故曰相近也惜皆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性本善雖稟賦不齊而有不盡善者然其有生之初要近於善的一邊故不得曰皆善亦不可曰有善有不善而曰相近也相近二字較孟子皆善之說尤爲精審習爲數飛也數於善則善數於不善則不善物欲蔽之於是相近者遂以相遠矣正義曰焦氏循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淸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當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性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以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是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

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能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數虎而不可使之唾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讀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救當時之人性者不善言之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至世說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處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可參攷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曰上知不可使強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朱註子曰至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愚按性與習由相近而相遠是移也唯上知下愚不移是此二者之外無不可移之人也然則中人之資可上可下當勉爲其上勿趨於下矣或曰既有上知下愚則性有不相近者矣是皆有善有不善矣

請按孟子言人性皆善孔子言性相近亦以善之相近言皆謂人之常性也若上知下愚則千萬人中之一二人其偶然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游爲武城宰鄭曰武城魯之下邑請按攷若見子游爲武城宰來夫子莞爾而笑何曰莞爾小笑貌請按維城曰莞陸本作莧易夬九五莧陸夬夬釋注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江聲曰說文莧山羊細角者從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從此此莧字本義也訓爲喜說者借義也段玉裁曰以莧菜之莧爲莧爾之莧借字也維城按莧莧莞形聲相近而皆不同說文莧莧菜也從艸見聲莧讀若丸莞艸也可以作席從艸完聲莧之譌莞猶莧之誤莧歟曰割雞焉用

牛刀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潘維城曰牛刀即管子所謂屠牛坦一朝而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也或曰說文牛大牲也物字解牛爲大物凡物大者亦謂之牛爾雅釋草莙牛藻邢注假牛爲大故云藻之葉大者是也是則牛刀即大刀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孔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其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朱註子之至之聲弦琴瑟也古者十三學樂誦詩樂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庠序之教廢故禮壞樂崩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蓋始復庠序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也周禮小師注弦謂琴瑟歌謂依詠聲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夫子至牛刀蓋喜之也子游至易使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至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

愚按禮樂之治內有以俟君子公西華亦曰願學而皆無以自見子游不得行其化於天下國家而唯於武城小試焉夫子牛刀割雞之喻其辭若戲之其實乃深

惜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鄭曰東周據時成周 濟按武王定鼎郟鄏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周公營洛邑爲下都以處殷民是爲成周因平王東遷王城於是以豐鎬爲西周東都爲東周王子朝之亂敬王由王城遷成周又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 何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案註公山至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濟按春秋傳弗擾作不狃字子洩不狃自定五年與陽虎逐仲梁懷八年因陽虎欲去三桓十二年仲由將墮費不狃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無據以畔事惟史記定九年陽虎奔齊後有不狃以費畔云云然實未與陽虎共執桓子也其召孔子當以史記定九年爲據於是世家稱徐爾公曰以費畔者前有南蒯後有不狃君子正名定論則南氏書畔南氏無辭公山書畔公山有辭何也南氏擧事以邑附齊君子知其有外心公山擧事以邑叛公君子取其權以濟義也鈞學錄曰弗擾叛陽虎然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殺公鉏而公山無是也陽氏之敗取寶玉大弓以出後入於讙陽關叛及魯伐之又斬萊門而出而公山無是也陽氏奔齊請師伐魯而公山亦無是也及定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以爲魯有名而無情問於弗擾以爲魯雖無以立必有與斃及三月吳伐魯弗擾率故戰於從武城欲使魯將爲偏其處心如此豈於陽虎遠矣 子路至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至東周乎 豈徒哉言

必用我也爲東周謂興周道於東方

愚按弗擾之叛據史記在定九年其召孔子必藉口於抑私强公之說 當時家臣背叛大抵以强公弱私爲名陽虎之後季桓子亦藉口於此昭十四年韓晳所謂家臣而欲張公室者也此則弗擾之據邑以叛其說必有同於隳三都者特用意不同耳然當孔子時三家專政非抑私家不能有爲特有公私之別耳 此時孔子未爲中都宰正有志於用世故欲往而規之於道 如後漢董卓始得政召用名賢以從時望而袁伍之流亦因以引進名流藉以圖之 特弗擾之舉爲私而不爲公故孔子終不往耳用我者用孔子之道也爲東周爲東方之周也 宜與佛肸章參看 淸按古今註疏家皆生專制時代故其說此章皆泥於君臣之義而不得眞解不知孔子者聖之時者也其删書而上溯典謨下述誥誓則於揖讓征誅固並重也其去魯後欲見用於列國因周遊陳衛宋鄭間則非若後世之以事一姓爲忠也且南遊而至於楚又不以僭王之故而返駕也 或曰子西不能使楚革僭王之號朱子謂孔子所以外之然則楚而用孔子孔子必使楚革其僭王之號矣曰當專制時代說經者自不能不如此然以尊周而言則禮樂當遵周制何乃告顏淵以兼用四代乎且去魯之後何以周遊列國而不一至周乎周德既衰天不再生文武成康以興之楚僭王號已數世縱有賢哲之君其肯反漢陽諸姬之地而復其子男五十里之舊土乎孔子不能使魯不僭郊禘於受女樂而不朝也且曰郊如致膰猶可以止何能革楚之僭王乎 以庶人而自謂

文王既沒文在茲也非天子不議禮非代周而王者不能改周之制而其告顏淵則參用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也然則彼陳衛宋鄭與楚者苟有湯武之君出舉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而謂孔子必以尊周爲事是則勢理之所必不然者矣且尼谿之田書社之地晏嬰子西之沮之實已見及於此非然者其或將爲殷之亳周之豐鎬未可知也孟子於孔子之時第以仕止久速言蒙竊以爲孔子時而脩春秋則義當尊王時而對於君則義當遵時王之制（說見顏淵問爲邦章）而時而有王者起則必爲伊尹太公周公時而有土地人民則必爲周之文或爲殷之湯周之武且時而有舜禹其人則又必爲放勛重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以此言時而時之爲義大矣此章於弗擾之召而欲往者蓋以爲時有用我者可往則往也爲東周者興於東方如文王周公之時也其終不往者以弗擾非其人卽非其時也（說本黎副總統叙書）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

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

朱註子張至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任倚仗也

愚按子張堂堂難與爲仁者也問仁而孔子曰行五者於天下蓋迎其機而引之以啓子張之問也愚按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如問達問行皆意在務外今問仁而夫子直答以行五者於天下正以迎其機而啓其問也告以恭寬信敏惠蓋治平必本之誠正也猶告以質直好義忠信篤敬之意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愚按春秋傳定十三年晉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相攻士吉射即范氏荀寅即中行氏哀五年趙鞅圍中牟史記佛肸爲中牟宰使人召孔子張濂疏謂子以中牟爲范中行之私邑非趙氏宰也說見世家稽劉向新序曰初佛肸之畔也有義士田卑者不避斧鉞而欲烹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乃求田卑爲賞之不受而之楚趙氏收其母其母曰君有義臣妻無義子乃免之以一言而免其身亦賢母也說苑立節篇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佛肸播而止之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汙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何曰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皇疏一說匏瓜星名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

朱註子路至之何 子路恐佛肸浼夫子故言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按晉三卿所居皆重地韓之平陽魏之安邑而趙氏之險在晉陽至於中牟則有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其次則中牟也春秋時趙鞅伐衞建國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其地與衞接當在冠氏五鹿左右管子所謂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衞諸夏者也又定九年傳云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如五鹿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以褚師圃言而伐齊師是中牟爲晉邑而近衞之據閻若璩曰中牟城不可考此趙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鄭之中牟在滎陽屬祖禹曰今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 子曰至不緇 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 吾豈至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開明印書館刊印

愚按孔子之於佛肸其處之與弗擾同（張𠂢堅曰弗擾佛肸之召凡人皆不往也聖論而夫子欲往者特無拒絕之詞耳何以無拒絕之詞以存魯存晉也以存之魯昭公遜意如不克而奔齊又廢其二子公衍公爲立公子宋此人倫之大變陽虎不狃欲叛之殺之意雖未良事則大快人心今若嚴詞厲色以斥之適以張季氏之氣助之凌公室也故不爲拒絕之詞使知無禮於君人皆可以如鸇鸇之逐鳥雀也彼有所顧忌此以存魯也趙鞅自定公十四年與范中行構兵春秋書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至哀公五年春秋傳書趙鞅伐范氏圍中牟則佛肸必以中牟助范氏故圍之耳以世卿稱兵於國五六年不已強橫極矣趙得中牟則分晉之勢成佛肸之召夫子不斥其非蓋惡趙鞅所以存晉也夫子直至深巡曰匏瓜曰東周皆託詞耳若有亂臣干紀聖人無可無不可而欲往哉按此段以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反則鞅之殺賢臣而亂晉國佛肸之叛不爲無辭非曲爲佛肸解之也）即處陽貨彌子南子王孫賈輩亦無不同或見之（如子見南子是也）或欲往（佛肸公山是也）或順辭以應之（於陽貨是也）或正言以折之（於王孫賈彌子是也）皆隨時因應無可無不可而其作用唯此磨不磷（潘維城曰漢州輔碑作𥕳而不𥕳如此如淳釋文磷又作𥕳則與𥕳通錢坫曰依字當作甐𥕳省字也磷或作𥕳別字也維城案說文無磷字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詩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澈也攷工記輪人輪雖敝不甐於鑿注鄭司農云謂不動於鑿也玄謂甐亦敝也注又曰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輪轂雖敝於鑿帶之中則雖敝猶不傷也案磷粼皆與甐通不磷者不動不敝不傷也）涅不緇二語而已（潘維城曰史記屈賈傳漢書隗囂傳皆言泥而不滓集釋別解謂混濁而不泥皆此涅而不緇之異文武億曰方言涅休也涅既訓休取皆近爲聲則涅泥相關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是緇滓亦通史記世家論衡問孔篇新語道基篇引緇並作淄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段注水部曰澱者滓垽也滓者澱也黑部纇謂之垽垽滓實與涅義近故廣雅訓涅爲泥涅泥非染物者淮南子亦俗訓黑之質曰染之以涅則黑傲良頭云今以涅染緇高誘注涅礬石也西山經女床之山其陰多石涅一名羽涅重即今之皂礬消按案此則泥涅休實與涅通滓淄皆與緇通）學者可由此而推矣匏瓜瓠之苦者繫懸繫也

不食不能供人之食也喻己不能拘繫而不思用世也清按匏說文瓠也若匏瓜者匏亦瓜類也詩匏有苦葉傳匏葉苦不可食陳潤詩疏匏葉先甘後苦正義引義疏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是匏瓠一物也匏瓠之堅強者瓠匏之始生者廣雅疏瓠有甘苦二種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為苦是一物而二物也何注匏瓜以不食得繫一處吾自食物不能繫一處者猶言匏瓜乃不可食之物吾當可食之物也而朱子言匏瓜不能飲食則安有植物而能開口飲食者當從何注為是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懸即繫也韋昭解晉語共濟謂匏可以渡水或縛以解此謂繫即繫以渡水則匏繫乃有用之時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匏瓜星名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繫不食猶言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也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皆附星言繫正是日月星辰繫焉之繫言匏瓜繫天而不可食也此可備一說說本諸維城劉蓉叢又按近者西人考得有捕蟲草者葉上有毛毛中有液蟲觸其毛則捲而食之稍久而消如動物之胃然或以小片牛肉投之亦被食又聞尚有他種植物亦能食物是朱注亦有理可說然植物不能食物其常也或有一二能食物其偶也不如何注義長 清按此與弗擾章同其曰焉能繫而不食蓋即時可往則往之意其曰不磷不緇則正時之所以妙其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何曰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也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曰蕩無所適守也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曰父子不知相為隱

之蔽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曰狂妄抵觸人也

朱註 子曰至未也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至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愚按有所好必有所蔽欲除其蔽惟學而已夫仁智信直勇剛皆心知之善然必學而後始歸於純倘任質以行則愚蕩賊絞 知有直而不知有學則一味直率如繩之緊相絞而束縛過急也 亂狂 知剛強不屈而不知有學則肆行抵觸如發狂也 之蔽生焉此因子路所易失者而藥之也 濟按劉寶楠曰蔽疏也荀子解蔽注不能通明有物理蔽之也戴震曰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則為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學問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弱今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狹小今廣大昔闇昧今明察是心知之得養也故曰雖愚必明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包曰小子門人也 詩可以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也 可以觀 鄭曰觀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羣 孔曰羣居相切磋 可以怨 孔曰怨刺上

政鄭曰怨謂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註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至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多識至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愚按詩三百篇皆切於人倫日用事物之理故古者十歲入小學即誦詩孔子亦嘗曰興於詩此章呼小子而告之聖人以詩教人蓋莫詳於此矣淸按事君者從事於國事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

朱註子謂至也與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

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愚按周南召南周公召公分陝所得南國之詩也南國諸侯非止一國故總係以南也二南多言夫婦之道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措故取以爲詩之首篇說本劉恭冕伯魚趨庭而夫子告以學詩今又告以爲二南爲諭維嫙議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注說也正義曰依其義說以躬行之故曰爲也聖人教其子者可見矣劉恭冕曰二南皆言夫婦之道君子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猶書所稱齊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爲之誡按此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鄭曰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

朱註子曰至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

則豈禮樂之謂哉

愚按玉帛鐘鼓所以行禮樂而非即以玉帛鐘鼓爲禮樂也春秋時遺本而求末故夫子歎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 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也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也窬窬牆也

朱註子曰至也與 厲威嚴也小人細民也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愚按禮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彼曰貌親而情疏此曰色厲而內荏皆中與外相反者也窬穿木戶也 說文 門邊小竇也

補疏 注窬戶皆而爲盜 毛奇齡曰禮儒行篳門圭窬鄭註曰窬也是竇字穿者穴而過之是窬字史記李柯子穿非左側穿七札是也孔注誤 盜之小者也 盜有不操矛弧者莊子所謂大盜是也有穿窬者孫三家皆三家許田氏是也有殺人越貨者盜跖是也此穿窬則小盜耳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

開明印書館刊印

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朱註 子曰至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 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愨矣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 孟子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

愚按君子小人不並域未有爲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鄉愿者既稱忠信廉潔之似以求合乎君子又同流合汙以自媚於小人曰德之賊猶上章言穿窬之意 謹按陳鱣曰鄉愿孟子解之甚詳周生烈注未免迂曲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之鄉人故曰鄉原其說尤非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

朱註 子曰至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愚按道聽塗說者心無所得而人云亦云也棄者視爲不甚愛惜之物也此正與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者相反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 皇疏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爲患得之也袁此三字楚之俗言也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鄭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至也

朱註 子曰至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既得至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 漢文帝病癰鄧通爲吮之舐痔見莊子列禦寇篇 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愚按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之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鹽鐵論語悱章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皆可以證明此章之旨 本潘維城說 自色厲內荏至此四章語意略同皆言中不足而

外有餘者也清按事君今以從事於國事言從事於國事而有患得患失之心則

知有得失而不知有國事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鄭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朱註子曰玉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至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愚按疾如木之有癭玉之有瑕正可因其疾而見其美然古之因疾而見其美者今則終成其惡矣夫子言此蓋傷春秋之世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朱註 子曰至鮮矣仁 重出

愚按古本足利本無此章唐石經先無而後增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删之非也 潘本維城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

朱註 子曰至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 按雅本字作疋訓正此雅乃疋字係同音之假借字也 利口捷給覆敗也

愚按紫奪朱色足亂明也 王應麟曰周衰諸侯服紫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周衰之制也江永曰渾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紫也清按紫解見鄉黨篇紅紫不以為褻服註下 鄭亂雅聲足亂聽也利口覆邦家佞人亂政也

子曰予欲無言 何曰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維新印書館刊印

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鄭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朱註[子曰至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至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子曰至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愚按孔子聖之時者也其作止動靜猶天之寒暑往來日月推行皆可默觀而化者也其教人雖不能無言然專即言以觀聖人則終不得其所以言之理矣故發此以示弟子也清按孔子自比於天耶氏亦自謂上帝之子蓋宗教家皆自謂與天合德中外一也又天生德于予天之未喪斯文云云亦此意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鄭

曰將命傳辭者何曰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朱註孺悲魯人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註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愚按禮雜記有學士喪禮事曰哀公使之則孺悲必魯臣曰學則亦親受業聖門而爲傳經之弟子也猶此正如然友奉滕文之命而問於孟子晁錯奉漢文之命而傳書於伏生之類此欲見蓋未學禮前事儀禮士相見疏云孺悲欲見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云云濤按旣學禮則爲弟子弟子見師何用介紹惟在未學禮之先故必有將命者也且孔子於子路面責之曰野於原壤一故人亦叩其脛面責之焉況孺悲旣學禮而猶不可面責者故戴元玠黃式三劉寶楠中諸家皆斷爲未學禮時事朱註以爲學禮後事非也或曰此之欲見卽來學禮而見也曰如學禮時有辭疾瑟歌之事則雜記必記之今雜記無此文則非學禮時可知也且孺悲奉君命來學夫子何得責其無介紹也總之夫子辭疾其果爲無介紹與否雖不可必然以本文將命言之則當以未學禮時爲斷辭疾而以瑟歌示意蓋不教誨之教誨也呂伯恭曰使之聞之是孺悲猶在可以教誨之列也士喪禮終賴孺悲而傳其亦夫子警之之力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此附綴司爟註文古說或取五色或取五行皆備此亦相地之宜因時之便用此十等樹木耳不必如註家說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朱註宰我至久矣　期周年也君子至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至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內則有大觿木燧然則燧殆如今人所用之松明又曰焠子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喪至此可止也子曰至曰安　禮父

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女安至則爲之）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宰我出至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其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愚按期已久矣者言爲期過久也期可已矣者言期年可以止也（四書紀聞曰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可已矣之期當讀爲期月之期潘維城曰史記弟子列傳引此作不已久乎則期已久矣之期非期年之期明甚況上言三年之喪下接言期已久矣語氣亦不貫當從是也）禮三年問至親以期斷（去人）惟父母之喪三年其餘至重者皆至期而止然且父在爲母亦期年服降於所尊也故至親以期斷 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焉語詞倍者所以也）故再期也（潘按三年問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據之謂三年喪止二十五月鄭玄據期而小祥兩期大祥中月而禫之文謂中月者間一月而禫祭也則是二十七月不從王氏曰二十四月爲再期其月餘日不動）

維新印書館刊印

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弗及者恩之殺也三月弗及五月五月弗及九月九月弗及期也 故三年以爲隆 所謂加隆也 緦小功以爲殺 所謂恩之殺也 期九月以爲間 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故曰以爲間也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 取象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兩時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 中取則於人 取則於人者子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所以爲至痛極也 據此則喪也者取諸天地四時之變易至親以期爲斷而三年特加隆者也春秋時三年之喪聖門類能行之 檀弓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 而時人多不能行 詩檜風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時公羊哀五年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孟子滕文公定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以爲吾及魯先君莫之行則三年之喪其不行也久矣 宰我能言者也豈於親喪而岸然欲短之觀其語意蓋有見於至親以期爲斷之理而不察所以加隆之故又憤時疾俗而以爲期之喪愈於已也故以折衷於孔子也孔子不與言天地四時之變易而唯就衣食之安不安及所以喪必三年之故以曉之蓋示以取則於人之義也又按宰我言禮壞樂崩者外視禮樂而不知禮有其體樂有其聲居喪之時以衰麻杖絰爲體以哭泣辟踊爲聲以葛易麻

以練易爲者文也薤露蒿里懸琴比御者情也禮云樂云夫豈玉帛鐘鼓之云哉
三年之喪情文皆發於心不爲禮樂而禮樂之眞意存焉夫何崩壞之有哉清按
君臣之制可廢父子之倫不可廢苟父母之喪視若無事則忍心害理直與禽獸
無異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皇疏博者十二棋對而擲采者也按焦循註孟子博即今之雙陸說文作簙六箸十二棋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註即六博也王逸註楚辭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清按二六相對即雙陸之戲也

朱註子曰至乎已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愚按博弈之事不惟使人廢時失業而又易啟貪爭之心是豈可爲者哉然飽食
而心無所用則淫辟之念生而將無所不爲矣故不如博弈者之爲害猶小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朱註子路至爲盜 尚上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也

愚按義者宜也勇而得宜斯爲可尚若徒事於勇則其弊至於爲盜爲亂安得爲君子哉此蓋因子路之病而藥之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曰訕謗毀也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曰窒窒塞也鄭曰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 孔曰徼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朱註子貢至直者 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

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至直者）惡儌以下子貢之言也儌伺察也

愚按君子民胞物與其於惡人固見爲可哀矜而不見爲可惡者也子貢以亦有惡乎問則其平日未見夫子之有所惡可知然稂莠不除嘉禾不生蕪穢不翦良苗不殖夫子舉是四者非有害於學術卽有害於治術惡其所當惡所謂唯仁人能好人惡人也子貢所惡雖有不同其致一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朱註（子曰至則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愚按女子小人其禍一身一家者小其禍天下國家者大上下千古無代無之其變雖各有不同而要不出不孫與怨兩端待僕妾者當知所警矣淸按古之爲君者其宮廷皆用宮妾閹人惡習相沿已數千年今廢除之矣民間女子爲設女學

亦可自立矣然則所謂難養者實政體之不良爲之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朱註子曰至也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

愚按年四十者以學言則不惑之時也以用世言則强仕之時也此時而猶見惡於人尚何望其有成哉曰其終也已蓋深惜之

論語稽　陽貨稽第十七終　後學黃岡高鸑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旣中文叔 金壇于漸逵吉實 參校

微子稽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 皇疏微子名啓是殷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諡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史記索隱曰微國號爵爲子啓名也孔子家語云微或作魏讀從微索隱又曰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爲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后位及生紂乃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嫡而小按呂氏春秋曰紂同母三人長微子啓次仲衍次受又曰辛即紂也紂母之生微子啓及仲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將立微子爲太子太史執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故微子不得立箕子比干二人皆帝乙之弟箕國名子爵 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 史記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而奔周括地志曰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

維新印書館刊印

奴乃紂殺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朱註孔子至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愚按微箕非國皆殷圻內之地如雍沃盤河之類蓋以其食邑之地稱之者也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延仕王朝武庚祿士微子諫不聽乃去位而遯於野箕子亦去位而佯狂武王誅武庚乃封微子於宋又改封箕子於朝鮮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孔氏書疏引鄭康成說微箕皆在圻內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采西北去朝歌尚在圻內箕字說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在壽張也閻若璩謂今潞安府黎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蓋微則一統志其說不足信左傳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非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若璩謂在今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徐鼒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亦兩處皆言有箕城皆在圻內未知孰是請按微箕雖未定在何地然正義所引則皆在殷圻內是可據也九爵之封乃圻外諸侯之國微箕在圻內則非分封之地矣且如殷之雍已河亶甲沃丁陽甲盤庚廩辛諸人既非若大小祖少之以世及又非若文丁武丁之係行輩則所謂雍沃盤河者非地而何而諸君未聞自外藩入繼大統則以地爲名而微箕亦其類矣且以紂王之義而言微箕既放爵則孔子必不棄從故爵之稱而宜稱宋稱朝鮮矣以事理而言微箕諫不聽可封國不必遯野及佯狂矣且微仲亦稱微豈並亦封國乎子非爵乃男子之美稱如

春秋稱劉子單子是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爲君王制注畿內謂之子是也清按畿內稱子如左氏傳稱劉子單子也又春秋書季友爲季子左氏稱魏舒爲魏子亦此例殷紂無道微子數諫不聽據史記乃不顧而行遯據書經也勸學篇曰史記言奔周者太師疵等耳微子但言去之書明云行遯同書言奔周至春秋傳所言乃遂伯彤武庚之事以爲微子既先已奔又何從面縛銜璧興櫬也箕子亦諫不聽而佯狂爲奴史記宋世家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司馬彪謂箕子名胥餘毅按曰胥者胥靡之胥胥餘猶言刑餘然則非箕子之名也又按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古人稱父兄爲親戚也比干極諫紂剖其心而死清按書泰誓剖賢人之心又史記及括地志所載均略同比干墓在河內汲縣或耕地得銅盤有銘其文曰右林左泉前岡後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後魏孝文帝有弔比干墓文今傳於世然銅盤不必定是當時物其銘亦不定果是否耳蓋陽九百六之會必有一二義烈之士維持名教其所蹈之節不必盡同而其不忍陷國家於危亡之心則一不忍之心人心也人之生生不息之理也夫子斷之曰三仁一字之褒可以補春秋之所不及矣清按專制之君之無道雖其諸父諸兄之親亦不能救卒至受獨夫之誅以亡其國孔子許三仁之仁正以見專制之害也

柳下惠爲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朱註 柳下惠 士師獄官 周禮秋官士師職下大夫四人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其下又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訟者 黜退也

三黜猶黜也翟灝考異日作三次解者曰季武之徵我君欲以賢惠必以其德君於是乎黜之爰居之止祓禳以爲吉惠以爲夫文仲於是乎黜之僖公之躋夏父弗忌以爲明順惠以爲不祥弗忌於是乎黜之是之謂三黜也 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 戰國策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矣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事於故國耳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不去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有道而賤恥也國無道而貴恥也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恥也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仁於下位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誄夫子之德耶二三子不如妻知之也乃誄之而諡爲惠 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濤按此當與衛靈篇竊位章參看

愚按有直無枉者道也柳下惠黜不黜聽之人去不去決之己道在故也不徇世亦不避世孟子所謂聖之和者也 濤按惠於父母之邦油油然不忍去而必以其道所謂和而不流不同者也故孟子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唯能介乃能和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孔曰魯三卿

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何曰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朱註齊景公孔子行事見世家

愚按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歲適齊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不可嬰之晏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其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按史記載晏嬰沮封孔子事本之墨子者也孔叢子詰墨篇首辨之近人畢沅註墨子謂是篇非墨子自著乃其門人撰設之詞然晏子春秋亦有此篇則何以其不合經術列之外編而究不能謂其無此事故世家稍亦引之請按尼谿之封晏嬰沮之蓋卽子西之意特儒者云云措詞婉曲不似子西之語耳　異日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返乎魯卽其事也請按返魯在昭公二十七年　景公言老者蓋是時年將六十矣請按左傳襄二十五年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之生當在十七八年宋襄二十六年卽位已二十七八歲此時在位已三十年將及六十故曰吾老矣　季孟者魯國之卿也劉恭冕曰左傳劉康公言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齊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又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也周業中曰季孟之閒者季之下孟之上卽謂以

待叔氏之禮待之亦無不可謹按不言以待叔氏者待之而若季孟之間並叔氏之位不如季孟也曰季孟之間當以季之下孟之上爲是　景公不以待晏子者待孔子而以季孟之間待之是待以客禮已見其不能用孔子矣況又曰老不能用孔子安能不接淅而行哉謹按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有王者起可以爲伊尹太公周公有社稷人民可以爲殷之亳周之豐鎬此言孔子有社稷民人時可以爲殷之亳周之豐鎬非謂孔子先巳有此心也所惜者齊景不能爲湯武而尼谿之田又被沮耳非然者寧栖栖以終老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

朱註齊人至孔子行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愚按歸女樂事在魯定公十二十三年冬春之間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攷證見世家稽

蓋諫不聽而行也　謹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八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吾猶可以止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遂行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其志哀公必樂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遺哀公女樂哀公樂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翟灝曰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然其云仲尼諫不聽則可補史記之闕觀齊人不敢廣陳魯廷桓子不敢公行魯國可以逆會其故矣又史記孔子行季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孟子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是也 淸按尹氏謂不俟終日不如孟子之言較得聖人氣象且史記言孔子行宿乎屯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云云又郊不致膰乃行亦正遲遲之證則尹說非也 淸按專制之君臣不受國民之監督故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然孔子之仕則從事於國事非爲君之私暱今國事不可爲則不得不行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 邢疏接輿姓陸名通楚昭王時人列女傳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聘之請治淮南接輿笑而不答妻從市來曰先生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深也接輿以告妻曰義士不爲貧易操不爲賤改行今衣煖食飽樂亦足矣又乘人堅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也尸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楚辭九章接輿之髡首兮揚子法言淵騫狂接輿之被其髮也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孔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 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鄭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而今從古釋灝曰魯讀期斯已矣者疑上篇期可已矣錢氏潛研堂答問云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知古本如此也潘維城曰鄭此註見釋文當有脫字蓋讀已爲期斯已矣之已也程說非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下車也鄭曰下下堂出門也

朱註楚狂至殆而 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詞殆危也歌必有韻衰讀如崔與追而皆叶韻者 孔子下至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避之也

愚按孔子於哀四年適楚哀六年返衛攷證見世家稽此蓋在楚時事接輿曾之升曰接輿者接孔子之輿猶門者謂之晨門杖者謂之丈人津者謂之沮溺之溺也邢昺據高士傳以爲姓陸名通正義曰莊子逍遙遊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韓詩外傳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治河南笑而不應與妻偕隱莫知所之秦策范睢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據此則接輿乃其姓名漢景引齊稷下辯士接子爲接氏之證清按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則非接孔子之輿矣當以接氏輿名爲是 歌辭又見莊子與此

畧異人間世篇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下 鄭氏謂下堂是也 包注下車朱子從之正義曰鄭據莊子遊其門之文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猶莊說曰前趨下而欲拜下皆以堂言此當從鄭氏 接輿以歌辭動孔子知世之不可而欲孔子不爲也避孔子而不與言以孔子不可而爲故不欲與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楚狂要亦能知聖人者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 沮溺皆楚人取沮溺爲名者正見生長水濱沉溺不反之意春秋傳曰桀石以投人則桀有取義又與死字古亦通用金履祥曰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從識其姓名此並以物色名之如荷蓧晨門荷蕢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也曹之升說亦同[illegible]按不記子路之問二人姓名蓋記者之辭也如必謂以長而沮洳桀而塗足名之則非也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何曰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也已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也 耰而不輟 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覆種是耕中之一事孟子播種而耰之說文徐注櫌摩田器播種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耰之注耰鋤也潘維城引江永曰北方農人播種之後以土覆種摩而平之使鳥不能啄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何曰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曰隱居山林則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朱註（長沮至問津焉）時孔子自楚反乎蔡（長沮曰知津矣）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問於至不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子路至易也）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

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庸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愚按史記載此事在孔子自葉反蔡時葉楚縣也蔡爲故蔡地是時入於楚亦楚地也清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葉反乎蔡長沮桀溺云云閻氏集中曰此乃故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蔡叔初封者上蔡也平侯遷者新蔡也皆與葉近其地入於楚哀六年遷州來則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而葉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相去遠矣 滔滔以水喻亂世也皆是皆滔滔也易變也言禍亂不能變其世而求治猶滔滔不能變其塗而求津也然春秋之時同此滔滔其出此滔滔之外者惟鳥獸耳此沮溺所決欲避之者夫子正不能不思所以易之也憮然失意之貌蓋悲憫之懷所形也清按孔子欲易天下之無道卽近人所謂英雄造時世之意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包曰丈人老者蓧草器名何晏集解本引包註作竹器按蓧字從草不從竹當是芸草器潘維城曰蓧說文作莜段氏注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荷莜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莜芸田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實足胝手胼也耕者沾體塗足故曰勤四體 不分殖五穀稻粱菽麥黍稷六穀也五則去菽不數 誰爲夫子而索之耶鄭曰分猶理 植其杖而芸 孔曰植倚也除草曰

芸子路拱而立何曰未知所答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

朱註子路至而芸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游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而敬之止子路至二子焉無明日至行矣使反見蓋欲告以君臣之義子路至知之矣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

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愚按丈人出見二子其父子兄弟間必有愛敬友恭之情感入於子路心目間者此卽夫子所謂孝友可施於有政者也然丈人之於子路其接之者甚踞其禮之若有加其辭若格乎不相入其情又殷然而相遇子路幾不知丈人爲何許人矣夫子斷之曰隱者而子路始恍然渙然知丈人之爲丈人故反見之意出於夫子而反告之言必出子路朱子外注言福州本云云不足據也淸按專制之世以君臣列五倫之首故曰大倫然以君言則爲一姓之私古有高尚其志天子不得而臣者史氏皆讚美之何不可廢之有今君宜訓以國臣宜訓以身君臣之義卽以身爲國服務之義吾身不能離國而獨立斯爲國服務之義爲不可廢而仍當列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前子路之言意實如此特其時君與國渾而爲一故不

能辨而別之耳又按孔子自去魯後欲見用於列國因周遊陳宋鄭衛間且南遊至楚則所謂君臣之義者子路告丈人不可廢君臣之義又曰君子之仕以行其義即是言孔子行君臣之義也並非如秦漢以後之專事一姓今訓君爲國在孔子則當合中國而言如執專事一姓之說則孔子既仕魯即不當之他國周爲共主孔子作春秋義既尊王則其去魯後即當至周而不當至僭王之楚不知三代時王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士以下至輿臺亦各臣其臣合則留不合則去義食其祿有不避其難之義而非其私暱即可不死則其所謂君臣者固與秦漢以後異矣丈人之過聖何時何地不可隱致而以上二章推之當有去不遠則任孔子一面言君臣必非指魯君與周王且孔子亦不幸而於陳宋鄭衛與楚間不遇湯武之君耳設其間有王者起畀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而謂孔子仍內魯尊周恐無是理也夫孔子者聖之時者也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也其欲見用於列國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天下也者實言之即中國也其至楚者楚主中夏之盟已久所謂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然則孔子於君臣之義非必欲得一君而爲之臣以盡其義也實欲從事於國以行其道即今人所謂爲國服務之意也且孔子亦非拘拘於一國也實欲行其道於中國也故孔子之爲國服務當合中國而言也

逸民何曰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淸廢中權馬曰淸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鄭曰發動貌按鄭本廢作發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鄭曰不爲夷齊之淸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

朱註逸民至少連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謂柳下至已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謂虞仲至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春秋傳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淸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至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愚按夷齊柳下惠事見上夷齊事見公冶長篇舊惡章述而篇爲衛君章季氏篇齊景章柳下事見前士師章又見衛靈篇竊位章虞仲非仲雍乃仲雍之曾孫周章之弟也周圖价曰朱註謂虞仲即仲雍其可疑有六蓋六人皆周時人於商獨舉一仲雍似乎不類一也仲雍在夷齊之前百餘年而序之夷齊下二也雍之時在祖甲之世祖甲殷之賢王雍父太王亦聖人正可以有爲之時何以爲世所逸三也雍終爲吳君不爲民四也夷齊并稱而稱仲雍不稱太伯五也商之逸民多矣獨舉仲雍六也似當觀周時言之以周章之弟爲是顧炎武曰史記吳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吳仲

卒子季簡立卒子叔達立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之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於諸侯潘維城曰殷時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成者也武王時滅國封仲於其地也毛奇齡曰僖五年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莊家嘗以爲仲雍其謬甚矣仲即虞仲蓋追原所始出於仲雍而爲太王之昭耳周棗中曰史記稱仲雍爲吳仲吳越春秋亦稱吳仲吳斗南謂無以孫之所封變亂字之理則虞仲非仲雍也濟按諸說皆有理可從也**夷逸見說苑尸子**顏師古漢書地理志註云虞仲即仲雍也夷逸竄於夷狄也或曰夷姓也尸子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說苑所引畧同濟按宜從說苑尸子**朱張王弼以爲卽荀子所謂子弓者然不可攷**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按荀子夫大儒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自治故桀紂之世不能汙子弓然荀卿書幷未言子弓即朱張不知王氏何所見而云然或曰朱張鄭本作侏張楊雄圖三老箴負乘覆餗矞宄侏張或曰即轉張驚懼貌也或曰即譸張或曰即侜張詐陽狂也言逸而爲民則有夷齊逸於夷則有虞仲陽狂則有柳下惠少連也濟按柳下惠以陽狂者此說殊非王氏謂朱張即子弓雖不可據然朱張要爲人名**少連見禮雜記及家語**雜記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畧同**仲封於虞而曰民以宋封時言也惠仕士師而曰民以既黜後言也曰逸民者蓋孔子平日所論定而記者記爲先經起例之文也記朱張而無斷辭疑記者偶逸之也七人皆有可有不可而夫子無可無不可孟子所謂聖之時者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鄭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

異師繚缺皆名也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曰播猶搖也武名也按何晏集解本鼗作鞀古字通用官有鼓人無鼗人有磬師無鼗師則播鼗是司樂之微者鼗蓋鼓屬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朱註太師摯太師樂官之長亞飯至適秦亞飯已下以樂侑食之官有饗食有燕食皆有樂以侑之如左傳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是也鼓方叔入於河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漢漢中今漢中漢水發源之地書播冢導漾處也少師至於海少師樂官之佐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愚按此八人皆魯哀公時樂官八人有謂殷紂時人者顏師古是也漢書禮樂志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毛奇齡據此以爲此漢書文本之太誓而古今人表以此八人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明是殷紂時人其云齊楚秦蔡者皆論以今地於之也況齊楚秦蔡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耳且夫子正樂係私訂未聞改正於朝朱子謂孔子正樂適師摯在官亦非也且既係春秋時事左氏何不書也且摯與疵同音陽與頑同音周本紀殷紂無道太師疵少師彊抱器而奔周齊微子篇之太師少師即疵彊也殷本紀云紂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是也謂按漢書言奔散言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未舉樂官之名也亦未言適齊楚秦蔡也漢書文雖本太誓然乃多引太誓之文非太誓之原文即此文也今太誓無此文則尤不足據矣謂齊楚秦蔡是舊名既無確證捐

名論以今地證之尤爲武斷疏服與鞀陽音近而字異疑必疏即鞀服即陽乎且疏鞀奔周何得言適言入海乎孔子正樂何所見而云私訂乎太師下大夫此外皆士其人賤則春秋不書左氏何必紀乎毛說不足據也有謂八人爲周平王時人者鄭康成注本之漢書古今人表是也有謂八人爲周厲王時人者葉石林據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是也湯按此皆無確證以家語師襄以擊磬爲官而能琴證之則襄與孔子同時以夫子正樂而曰師摯之始洋洋盈耳證之則摯與孔子同時以齊楚秦蔡言之則皆春秋時國名當以爲哀公時人爲斷 太師下大夫也少師即小師士也 周禮春官之屬先有大樂正大司成大胥小胥皆掌教樂然後有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即少師上士四人皆瞽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今魯爲諸侯當降天子二等然樂官當亦有有餘人師摯下可攷者有師冕師乙皆樂官也或又曰乙即摯也 摯見前篇見泰伯篇 襄見家語 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可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人也有間又曰可益矣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又請益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曰某得其數矣近魏而黑頎而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如此乎 禮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七九 按儀禮鄭注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士九其詳雖不可知然攷特牲禮每食一口謂之一飯每飯以三爲節初飯在舉肝制祭取黍稷肺祭授尸時祝命妥祭尸則取佐食所進之黍稷食之食舉主人羞肵俎於腊北尸三飯告飽是初飯也及佐食羞庶羞尸又三飯告飽是亞飯也祝侑之如初舉幹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是三飯也已上共三次飯每飯必三而後告飽此士禮也每飯必三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並天子一食即告飽大夫士三食而後告飽也少牢禮自尸祭羊鉶豕鉶又嘗羊鉶之後食舉已是三飯至舉幹尸又食爲四飯至舉魚尸又食爲五飯至舉腊又食爲六飯舉牢幹又食爲七飯祝曰皇尸未飽又侑之爲八飯八飯之後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尸又三飯爲十一飯與特牲不同蓋大夫禮也天子諸侯之食及侑食之官書由此推而知之消按特牲禮少牢禮雖皆以祭時之尸猶生人之飯時亦可由此類推之 獨舉亞飯三飯四飯者餘人未奔散也 或引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平旦食少陽之始也蓋食太陽之始也飯食少陰之始也羞食太陰之始也引此經義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魯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蓋各自有四飯其不記初飯者未去魯也或曰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云云消按據白虎通不如據儀禮

之需得也 鼓鼗者革也 鼓之名見於周禮者中士六人所掌不一鼗非鼓也 磬者石也無金竹絲匏土木者其人亦未奔散也河漢海當以水濱言之不必河內漢中之地與海之島也 劉若曦曰古註河爲河內非也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魯果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卽云入耳按此解入河非河內最通而確諸按然則漢與海亦只是濱海之濱不必言漢中海島也 亞飯已下未必皆賢此蓋孔子反魯正樂嘗與諸樂官考訂講習至此而風流雲散繫人深思耳

周公謂魯公 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 曰君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鄭曰大故爲惡逆之事 無求備於一人

朱註 周公至一人 施陸德明本作弛福州本同弛遺棄也 陸德明曰弛不相離也 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

愚按此蓋伯禽就封周公誡之其辭在策命之外故記者特著之也夫子之於原

壤有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又其對哀公有曰敬大臣體羣臣皆足與此相發明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包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今陝臨北有八士墓馬曰宣王時鄭曰周公相成王時所生

朱註周有至季騧時不可考

愚按八士說經家以爲文武時人疑其近是 晉語胥臣謂晉文公曰文王即位詢於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此經八人爲證是文王時人也然八虞果即八士存無明文也春秋繁露文王得八男皆君子雖俊此實是指武王母弟八人而胥臣謂周公康叔聃季及蔡官之五叔然亦非八士之數也惟逸周書武王克殷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是武王時也又實和博古圖有南宮仲鼎以爲即仲突仲忽又逸周書云風眞於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咸作有敍是八士姓尹氏也曰南宮者古人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又可以所居爲氏故稱南宮也南宮伯适即書之南宮适也清核此說本之江聲觀瀾錄姑 論語一書記孔子與諸弟子之言行以垂教於萬世者也此篇雜載柳下惠周公之言師摯諸人及八士之事蓋其言語事實皆魯人素所稱述故類記也

論語稽 微子稽第十八終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澍之校註
後學 黄岡王葆中文叔 金谿子瀞道吉宣 參校

子張稽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皇疏此篇凡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總明弟子級仰記言行書可軌轍第一段子張語第二段子夏語第三段子游語第四段曾子語第五段子貢語此是第一段子張語自有二章也

朱註子張至已矣致命者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思按致命者不爲害所怵思義者不爲利所動敬出於至誠哀發於至情四者皆心爲之主者也故必用思士能如此其亦可矣

維新印書館刊印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孔曰言無所輕重也皇疏世無此人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不足爲重

朱註子張至爲亡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愚按有所得於心而苟且小就知爲當行之路而游移不定此其於道德也以爲有則終於無所成就而不能爲有以爲亡則又嘗執之信之而未嘗全亡有亡之界不分則有者終歸於亡亡者飾以爲有將何以不忘所有而求知其所亡者哉

此章與有若亡亡爲有知所亡無忘所能各章相發明有亡以道德言者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鄭

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皇疏此第二段是子夏語自有十一章倩按此章記子夏子張各有得失非以子夏為主也）

朱註（子夏至拒人也）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愚按子夏門人古載記略可攷見（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焉漢書藝文志詩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經典釋文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一云子夏傳曾申又春秋有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皆子夏弟子又史記子夏為魏文侯師）其問於子張蓋亦旁證參攷之意聖人體無不備賢者質有所偏以偏師備則各取其性之所近者尊所聞而立業焉（說本劉寶楠）子夏不及故以與拒為主（與拒之語其出於夫子與否不可知然夫子皆曰毋友不如己者即不可者拒之之意也）子張過中故以尊嘉矜容為主（韓詩外傳子貢謂棠衣若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正與子張所聞同疑其聞於夫子也）然深味其語意可者與不可者拒所以正濫交之失而非胞與之量也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所以立下交之準而非同門同志之誼也若述夫子之教弟子者曰汎愛衆而親仁則無一偏之弊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何曰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包曰泥難不通也鄭曰泥謂滯陷不通

朱註子夏至不爲也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恐按道猶路也其造端自愚夫愚婦及其至而察乎天地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者所謂大者也譬之四達之衢無往而不宜也其諸子百家一切名物象數藝術之屬則小者也雖其具體甚微然往往獨出新意別具妙理足以移人好尚特主於一偏不入異端卽爲曲學不能推之而準以入聖賢之域譬之千歧萬徑各分一途而不能通行無阻也是以君子爲其大而不爲其小漢書藝文志載平王匡傳後漢書蔡邕封事引此經並作孔子語蓋按古人引書大抵隨意引列不惟人有誤引卽文辭亦閒有歧異不必援之以疑經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朱註（子夏至已矣）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愚按人之爲學特患得失不自課耳若以日計而尺寸有所得以月計而積久無所失則一歲爲月十二爲日三百六十皆修業之時一生自十五至七十皆進德之年其所造豈可限量哉子夏以爲好學蓋欲人之自勉也（符按後漢書列女傳引此雖上二句作孔子語）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孔曰廣學而厚識之也 切問而近思 何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 仁在其中矣

朱註（子夏至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愚按博學而篤志則於多聞多見之中有專向而無泛騖矣切問而近思則其辯難質疑之下有實驗而無空談矣心不泛用則此理之存於中者自生生而不息

故曰仁在其中【濟按此與中庸言學問思辨行者不同中庸五者幷列誠之之目也此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兩而字有意義蓋以學問爲經以篤志近思爲緯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

朱註【子夏至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按肆極陳也【本說文】凡陳物必有其所居之處市廛爲凡百貨物之所居故亦通名肆以喻學者叢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在學中猶貨物之陳於肆中也事業也致如致知致曲之致推極也【見學庸又按訓左傳致飾之致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

朱註【子曰至必文】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愚按過者失中之謂也必者決其必如是也文者孟子所謂順之而又爲之辭者也一必字而小人之情狀心術見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也

朱註 子夏至儼也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名貌之莊色之和辭之確皆德之著也德成於中而著乎外在君子祇一德之發見而自人觀之覺其忽若可畏忽若可親忽又凜乎若不可犯則以爲變矣子夏言此蓋欲觀君子者自審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鄭曰厲讀爲賴恃賴也 錢坫曰左傳昭四年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僖十五年釋文厲舊讀是厲賴古字通也 王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朱註 子夏至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愚按信謂己之誠意感而孚之以平日言之也誠不足感孚於人而孤行己意其不上下交怨者幾希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朱註（子夏至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愚按閑如門之有限所以限人出入者也德謂德行大德如倫常名教之事小德則一切細行皆是也出入謂去閑不遠偶有出入非謂不用閑也（清按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出入二字只是出入於閑之內外不能大逾於閑）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翟灝曰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本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蓋孔子之言而子夏述之也清按此可備一說）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孔曰噫心不平聲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於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曰始終如一唯聖人耳

朱註子游至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至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

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唯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愚按門人對師之稱小子對長者之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潘維城曰舊讀孜異儼實以子夏門人爲句而小子屬下讀乃門人之幼者也否則經文複出無謂矣清按細味經文語氣殊不類實仍以門人小子爲句但可當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禮宰掃除糞洒先鄭注洒當爲灑後鄭讀古文論語定爲洒與糞曰灑者以水揮地及播灑令不揚塵然後埽之少儀所謂汎埽也洒乃洗滌之義毛詩弗洒弗埽於粲洒埽洒埽庭內左傳洒濯其心皆謂既埽之後洗滌其門戶楹牖也埽說文作埽棄也有其末而無其本子夏直言子游過者朋友相規之義先後始卒皆對子游本末而言草木以喻道亦有本有末之物也言君子教人非有末而無本特道有當先當後其傳之也何者宜先何者可倦而後毛奇齡稱傳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敬者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倦清按此可備一說然失之鑿矣當依朱注如誨人不倦之倦傳字與倦字正相反倦者倦於傳也正如生植之物其區萌有先後之別清按說文區從品在匸中品衆也此區爲品類之區謂區其品類以別之也唯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此訓區爲草木之萌較長若不分先後而必教人以所難能則是誣之矣君子之道豈可如此有始有卒謂本末兼賅也其唯聖人乎言非門人小子所能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

朱註子夏至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愚按仕優而不進之以學必貽無術之譏學優而不見之於仕則無實事之驗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也集說此下第三段子游語自有二章

朱註子游至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

愚按致推而極之也禮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正與此章語意同蓋禮本人情哀之有餘不足皆失其中不能致哀者不及也哀而不止者過也健庵曰喪過乎哀過而享者也雖過而哀是亦過矣故曰致哀而止禮檢與易寧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此先有易字有禮有餘字故曰寧戚曰不若哀有餘此章非其例也宜從孔註故曰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然而未仁

朱註子游至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愚按難能者謂其有不可及之處也其所以不可及者卽下章所謂堂堂也此論語連類記之自相發明之例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皇疏此以下第四段廿參之言自有四章

朱註 曾子至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愚按荀子曰弟佗其冠神禫沖澹也其辭謝氏校本弟作爲弟佗神澹爲神禫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說本釋詁此所謂堂堂也堂堂則相對而難與之近毛詩箋曰魏武兵作無於堂堂之陣越絕書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後漢書隗囂傳區兩部以禦堂堂之鋒皆言相對難與之近也許按此證其確故難與並爲仁然子張卒以仁見許於夫子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曰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殆子游與曾子相規之力歟滿按此當與前章參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朱註（曾子至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

愚按致訓盡其極者言竭盡無餘也自之云者出於性情之眞摯不待勉強自然而然也凡人用情於他人皆視其恩誼之厚薄未有自然竭盡無餘者唯父母之喪其哀切出於天性不必有意爲之而自然竭盡無餘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天子居喪乃稱諒闇大夫居廬孟氏大夫也馬註誤）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

朱註莊子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維新印書館刊印

○按莊子父子事見春秋傳。獻子名蔑，慶父之後，文伯穀之子也。莊子名速。獻子相宣成襄三君，於孟氏爲最賢。其見諸事者，有友五人而不敢挾貴，加人一等而不有其家，房衰則縣不樂，祈動不入樂，識則事益臣而無敝，臣於襄二年請城虎牢以偪鄭，置悼新立共黜魚石以警料師，聽已再知鄭將之害厄，將事不敬料邾氏之必亡，取羞父之勇而收登城懸布之功，要己氏所生而致旬鐲屍歸之死，因得三家中之使使者也。卒於襄十九年八月，莊子年少嗣立，與季武子同例。武子之父季文子相三君而家無私積，武子盡反其父所爲，而莊子乃不改其父之臣與政。其生平見於世者，斬儲木以爲公挈，塞海陘以衛邾邑，敗邾而重與之平，伐邾而報其莒，雖遇點會秩立羯乘疾而易其嗣，則用人不當然，臧孫避爲所惡，及莊子卒，猶哀而泣之，則其有以感人可知矣。用人行政爲治亂成敗之所關，先人之善者百世不改可也，若其不善，正當幹父之蠱，安得不改？夫子謂孟莊子不改爲難能，蓋以其父獻子之賢，其人其政無有不善故也。周閒价曰：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其一。叔孫穆子盡減其半，不臣父兄，但臣其子弟；孟獻子尤賢，又減而只臣其子弟之半，於其役邑之入四而取一，仍以其三還之公。不然則臣皆私家之臣，政皆私家之政，公室子立矣。又分室以後，孟氏所入無多，而當一軍之任，則其損己益上可見矣。獻子卒，莊子立，會莒盟向伐秦，其時命令出於季氏，以一孺子在寢耗之中任戰場之事，倘其因調度不給而將其臣其政改變仍舊，或如季氏盡所有而取之，或如叔氏不臣父兄而盡臣其子弟，亦時勢使之然者也，而莊子竟不變張弄，以孝作忠者，誰能之乎？謹按此以臣政爲取於公之臣政，亦可備一說。此與三年無改父道章意同。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鄭曰：慶父抗輈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潘維城曰：鄭此注見檀弓正義。按公羊僖元年傳云「慶父抗輈經而死」，鄭蓋本此。臧在東謂鄭注稱字乃經字之誤，是也。包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朱註孟氏至勿喜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愚按政教不逮於民而蚩蚩之衆或以一朝之忿或以一日之饑寒自罹於法爲上者執法而殺之已屬不教而誅矣若不傷民之不治而反自喜於能得其情則民不將死有餘憾哉哀矜以心術言非於法有出入也潘維城曰鹽鐵論後刑篇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罻羅而喜也潘灝曰韓詩外傳三引傳曰獄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爲上失其道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云云據此則此爲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告陽膚也端按可備一說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皇疏此以下第五段是子貢語自有五章

朱註（子貢至歸焉）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汚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愚按千古惡名紂獨當之紂豈無一毫之善哉特親小人而遠君子集衆小人之惡爲紂一人之惡耳（按桀紂事多過實昔史遷稱[illegible]號莊篇有之甚詳）若祇紂一身爲惡何至如是之甚惟集衆惡以爲惡所以天下之惡皆其惡也淸按專制之君其爲衆惡之所歸如此則亦何樂乎爲君哉此君主政體之所以日歸消滅而世界日趨於大同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曰更改也

愚按地與月繞日而行天文家就地球南北而縱分之謂之度又由東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日距地遠而月行於地與日之間若合朔之時月與地同度同道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若對望之時月與日對度對道則

光爲地所隔而月食凡交食之分數皆由同道對道之度數多寡而然（詳見鄙著六書略平議中）

（此言大略耳）日月本常明其食者則偶蔽之耳君子之行豈無偶蔽之時惟偶蔽而旋復於明所以爲君子之過皆見皆仰正以見君子之心無一毫之闇私也

衛公孫朝馬曰朝衛大夫也（左傳昭二十六年鄭有大夫公孫朝哀十七年楚有武城尹公孫朝又列子記子產之弟曰公孫朝此鄭之公孫朝也又季札聘衛說公子朝此公子也故書衛公孫朝以別之）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無所不學故無常師

朱註（子貢至之有）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愚按僅以學詩則學琴於師襄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皆是也然

特學中之一事耳若論其大則自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至孔子而集羣聖之大成者也此獨言文武者從周之義且古來法制至文武而大備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武叔成子不敢之子也叔孫氏出於桓公子叔牙故與孟季並稱三桓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包曰七尺曰仞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包曰夫子謂武叔

朱註 子服至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至之富 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愚按仞註家或言七尺或言八尺以周禮溝洫澮深廣之文攷之當以八尺爲斷 段懋堂曰仞字者趙岐王逸賈逵作蔡顏師古房玄齡鮑彪諸人並曰八尺而鄭氏周禮儀禮注高誘呂氏春秋注王逸大招招魂注蔡邕明堂制度論郭璞司馬相如賦注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謂七尺程瑤田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澮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仞必七尺者蓋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身側則胸與所度

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形弧而求其弦以為仞必不滿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毛奇齡曰說文仞者伸臂一尋八尺孟仞義同尋故周禮匠人作溝廣與深俱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也仞與尋通尋為攝輪木攝干太玄云冥案測深以木横地而止輪之轉者謂縛以置當車正指尋觀為伸臂所度本也則仞當斷作八尺張文彬曰周禮本文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深廣必均加數必倍此不曰各八尺而曰尋仞者特互異其名以示異例耳安得洫之深獨減廣一尺與溝洫不同耶淸按張說可從

古者自天子至士所居皆可稱宮 淸按天子曰王宮諸侯曰公宮並見左氏傳定十二年公入季氏之宮此大夫之稱宮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士之稱宮也

宮必有牆圍繞之 淸維城曰丁希曾謂宮如爾雅大山宮小山宮之宮環繞之也禮君為廬宮之又儒有一畝之宮鄭註宮為牆垣也左傳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社非圍牆不屋而禮有君南鄉於北墉下之文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牆也黃式三曰周官天子宮縣諸侯軒縣亦圍繞之義淸按宮者室之有圍牆者也如專指牆則易入于其宮左氏王宮公宮豈皆有牆無屋者耶

背面牆而立見彼之好 室家之好以卿大夫士庶人言 不見此之美富 宗廟之美卿大夫士皆有之百官之富則天子諸侯之官矣 豈可妄肆譏評哉武叔權臣也其言一出則必有希承風旨者從而附和之此景伯所以不能不告而子貢所以不能不辨也 淸按正義曰夫子沒後諸弟子切磋以成其學故當時有若則似聖人子夏則疑於夫子陳子禽叔孫武叔皆謂子貢賢於仲尼亦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之功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何曰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朱註叔孫至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愚按魯三家唯孟僖子最知孔子季氏則桓子雖不知孔子猶嘗引而用之康子則所用皆孔門弟子是猶知孔子者也叔孫武叔以下材據高位妄謂孔子不若子貢而又非毀之 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衛灝曰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言亦毀聖人之一端也 子貢之言猶前章之意丘陵屬地地雖高人得登其上而踰之而高者卑矣日月麗天人不能登天而踰之則日月之高爲不可及量者高卑之分量也清按今之欲廢孔教孔祀者皆自絕於日月者也夫亦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於孔子何傷之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

朱註 陳子禽至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至不愼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至升也 階梯也 士喪禮後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與此階字義正同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至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愚按子禽雖在聖門於聖道絫無所見淸按子禽在論語凡三見除此章外一則問夫子之聞政爲求之與之一則疑伯魚之有異聞其於聖道毫無所見已可知矣其謂仲尼不賢於子貢則其識見正與叔孫輩等耳子貢既深責之又歷舉夫子之神化以告之蓋規勸之義也

論語稽 子張稽第十九終

後學黃岡高爔翔松軒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淸誨之校註
後學貴陽王其中文濱 金壇于漸逵吉宜參校

堯曰稽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鄭曰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淸按正義謂周末漢初儒者言帝王受命有符瑞之說於是始有圖籙之說鄭以註經非也何曰曆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淸按包訓困爲極與朱註異然以大禹謨上下文求之朱註爲長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也皇疏湯名乙而此言履者白虎通云湯本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名乙以爲殷之家法按詩商頌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者燕也燕古字作乙乃象形字則湯本名乙乃燕字之義非甲乙之乙然則世謂湯本名天乙孔安國謂克夏後乃更名履是也皇氏據白虎通者非也此伐桀告天文

維新印書館刊印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其他所尚皆類此伐桀時爲尚爲夏之侯[illegible]故牲從夏所尚而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鄭曰皇王后帝（按鄭本作皇王）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謂五帝（謹按此亦漢儒說與前[illegible]鄭註均不可從）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謹按履乃湯名鄭謂舜命禹事則履字將何以解之耶）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　有罪不敢赦包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鄭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何曰言桀居帝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何曰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謹按何註與朱子異從朱註爲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謹按此泰誓之辭在伐紂時所言[illegible][illegible]箕微事任從孔註誤）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

稱也量斗斛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 潜按何晏集解皇疏本無信則民任焉五字 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曰政教公平則民說 按何晏集解本作公則民說 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故傳示後世也 皇疏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衆聖故其章內並陳二帝三王之道也就此一章中凡有五重自諮爾至天祿永終爲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爲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爲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爲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爲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又下次子張問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爲之而時不值耳故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以明孔子非不能爲而不爲者知天命故也

朱註 堯曰至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禪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 曰予至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

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唯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周有至是言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 子以詩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箋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 蓋本於此 雖有至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此引孔穎達詩疏之辭 謹權至行焉 法度禮樂制度也 按朱此注不必從說見後 興滅至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而復其位 三者皆人心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至則說 此於武王事無所攷恐或泛言帝王之道

愚按曆數者帝王統紀所歷之數也天皇地皇人皇之世荒杳難稽自伏羲神農黃帝顓頊高陽高辛而至於陶唐其數略可紀載堯舉舜爲相二十有八載天與之人歸之堯仰觀俯察知天之曆數在舜故遜以位而命之如此執中者危微精

一之傳世所謂道統也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先十六字之心傳自堯發之者也困窮永終戒之使知所慎也書大禹謨汝戒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三句今皆載大禹謨爲舜命禹之詞蓋舜受之堯而授之禹也古今惟舜所遭是第一奇事上有堯以爲之君下有禹以爲之臣雖父頑母嚚弟傲而亦能克諧烝乂其居位百年不特事功易就卽受授亦不待煩言後來如文王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庶乎近之然功德不若舜遠矣故時命遜三者書天之所以默殊也湯之言據湯誥則歸自克夏而告萬方也書湯誥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又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其文辭與論語微異據墨子則禱旱也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據呂氏春秋則克夏後而禱旱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桀爲無道暴虐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副旱湯書鈔以偕伊尹之盟又季秋紀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濟按據此則克夏歸卽禱旱矣又尸子韓嬰詩傳亦稱湯之救旱禱於山川與墨子呂氏合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此當以湯誥爲據濟按說墨家爭持湯誥之僞以爲不足據然則子史之書又安知非僞耶仍以從僞爲是用玄牡者克夏初歸服色未改故仍尚夏色也以上堯舜禹湯之統明矣

記者復記周事以繼其序周有大賚二句記者之辭也雖有周親四句記者引泰誓以爲證又見湯武之道之合也濟按雖不如仁卽宥辭之遁亦卽常情不蔽之意也百姓過任一人卽萬方罪在朕躬之意也此湯武之道之合也又按周有亂臣十人其謠

親除關公爲太宰旗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外五叔無官是親不如仁之證至官藥微賢事則在後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漢書律曆志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規之圓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在天曰玉衡在車曰倚衡權之數曰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銖者物由忽微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爲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成就均平也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爲五則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律曆志曰量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躍動微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司農 **法者律也** 稽按堯典同律度量衡鄭註律法也權衡卽論語之權量然則論語之法度卽堯典之律度可知 **律者十二律** 自子之月律中黃鍾爲始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丑月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寅月太族長八寸卯月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辰月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巳月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一千九百七十四午月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未月林鍾長六寸申月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酉月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戌月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亥月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竹爲之中者應也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 **以黃鍾爲萬物之根本** 韋昭曰黃鍾十一月之律乾初九也陽之變也林鍾六月之律坤初六也陰之變也陽始於子故黃鍾爲萬物之根本 **聲之所出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 漢書

律歷志引書同律度量衡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羲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逸周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而累於萬也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作樂者也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清按虞書及論語均不及數蓋男子七歲教之數與方名不待講審也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律歷志曰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丈尺存焉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廷尉掌之者也

權量度皆起黃鐘之律律歷志曰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絫黍是度量衡皆起於律也清按以律審度則以秬黍九十度黃鐘之長以定分寸尺丈引而五度審矣以律爲量則以秬黍千有二百以定龠合升斗斛而五量嘉矣以律稱權衡則以黃鐘一龠千二百黍之重以分銖兩斤鈞石而五權謹矣故皆起黃鐘

而律自爲聲樂故以四者並言也官不舉職謂之廢殷紂無道其臣多隱遁清按如微子逃荒野箕子佯狂爲奴太師疵少師彊抱祭樂器奔周之類故張仲衍對策有曰至於殷紂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或不備官或在官者非其人故武王起而修之包愼言曰權所以稱物平施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量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劉恭冕曰聲所以作樂職在太樂太常掌之修廢官者修此數官清按此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凡此謹之審之修之者皆政也紂失之而不行武王扶衰救弊始行之而達於四方也國以爵士言滅者無罪而被滅也清按如有罪被滅者亦興之則文王不必戡黎伐崇矣世以世

維新印書館刊印

系言絕者其嗣之絕也興者復立其後也繼者擇旁支以爲之後也詩文王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國有諸侯也世有卿大夫也今數曰興者於有子孫而失其爵土者立其本支也繼者於有爵土而無子孫者立其旁支也謂後世可兼諸侯卿大夫言父傳子子傳孫之世系也不必專指卿大夫今說可從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見樂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按滅武庚而封微子則興滅繼絕兼有之逸民除箕子商容外其不顯不賓者多矣舉者舉而用之史記云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按武王嗣後周公承政謂一沐而握髮者三一飯而吐哺者三此逸民之不顯不賓者多矣民食喪祭之重三禮略可攷見重民如周官司民之職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天之司民之星其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與大比興賢能之書同藏之此周家重民之政也重食如周禮地官之屬有司祿之官其所掌雖逸然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是所掌與司民略同也況食人穀人諸職其所掌亦莫非爲民食計乎重喪如五服之等九族之別七殺下殺旁殺之分正服義服從服之異是也重祭如禘祫烝嘗之禮祼獻酬酢之節是也寬信敏公蓋孔子之言記者引以終此章之義正以見孔子之道承二帝三王之統也前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其言多恭則不侮惠則足以使人二句無公則說一句張擬以爲原在子張章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謹按既爲脫亂不盡何以又多公則說一句此當是孔子答言致治之道記者於堯舜禹湯後序周事又序孔子之言於後正以見孔子之道承二帝三王之統也論語記此章於篇末蓋後序之例猶孟子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意也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爲一篇若論語自微子篇記夫子之言已畢而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則堯曰篇蓋後序之例矣不惟與孟子終篇同卽周易序卦莊子天下篇莫非此例又史漢敘傳及秦

漢子史之可疑者尤夥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蓋書成後別爲續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崔述之說也劉恭冕駁之以論語非出一人此序誰作又謂泰伯篇末亦論堯舜文武禹亦皆後序乎云云清按論語固非出一人然當合纂以成一書之時非經一人之手必由羣弟子薈萃同爲編訂此序雖不知出何人然既非孔子所言又非門人之辭自堯舜禹湯至武王之事而終以孔子之言其次序有條不紊則其爲全書後序而作於編訂時記者所作實無疑義翟氏引孟子周易莊子及史漢各書後序爲證其說可從也清按堯舜命辭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所重在民生也湯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以一身爲民人負責任也孔子繼羣聖之後曰得衆曰民任曰民悅從何晏集解本是注重民權也然則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子皆以民爲立國之本矣況孔子以匹夫而直接帝王之道統是三代以上道在君相三代以下道已在民孟子亦有民爲重君爲輕之語惜繼世無發明之者秦漢以後遂趨於極端之專制政體耳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清按此即今日民生主義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 清按此即今日平等主義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 慢令致期謂之賊 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 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孔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皇疏此章第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之義也

朱註子張至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急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出內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

愚按古論語分此自爲一章蓋續編之例也（清按若今人詩文集之補遺也）因所利而利之則無不遂其生之人矣（八家同井守望相助以養以救養老慈幼耕九餘三吹豳飲蜡以及任土作貢撫綏授時皆是也）擇可勞而勞之則無不可用之人矣（如辨其夫家征其賦役公旬三日徵役無過家一人老幼孤獨廢疾則蠲之是也）欲仁得仁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人皆立達矣衆寡小大無敢慢恭以接人也衣冠瞻視儼然可畏莊以臨人也從政之道備此五者故皆爲美虐暴賊刑之失也吝賞之失也皆足害政故曰惡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鄭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皇疏此章第三）

（明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以更明孔子知命故不爲政也）

朱註（子曰至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知禮至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至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愚按此葢鄭氏攷騐古論取補魯論之闕者亦續編之例也

論語稽　堯曰稽第二十終

後學黃岡高鶱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後序

論語者聖賢言論之語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illegible]淑曰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康成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曰論語而記者記之也鄭康成曰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陸德明曰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柳宗元曰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遠矣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殆曾子弟子爲之也程子以爲成於有子之門人洪邁謂亦出於閔子之門人以二子皆稱子故也朱子曰憲問一篇疑憲所自記閻若璩引魏鶴山曰門人之於孔子避而稱子不敢氏退而謂仲尼不言子其文有既子且字者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如淵弓游夏皆舉門爲弟字而不子有子曾子子而不字且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亂則字不異於子也安必曾有閔爾子遂爲其門人撰之乎趙元府曰論語爲何人所集不可考然書中無此字凡應用此字皆以斯字代之獨曾子託假於其故乎又戴記檀弓上下篇亦有斯字無此字有子曾子亦稱子疑集論語者即集檀弓之人也書各記所聞篇意各有所主且以言學爲一書之首以告子張五美四惡終敘帝王之後爲一書之結劃鄉黨爲第十均臨布置得體然獨於孔子委吏乘田中都宰司寇司空諸事不一涉筆所記事與言又多不詳其緣起爲可怪也袁枚曰論語敘事筆法下論不如上論朴老上論道千乘之國弟子入則孝兩章皆重也在落下論言仁則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言政則曰尊五美屏四惡他如九思三戒三損三益三畏三愆皆先加數目語於論語一書大氐孔門再傳諸弟子所記不必盡求爲何人書中不惟曾有閔稱子冉有亦有時稱子上下論敘事之文固異即下論亦與檀弓之文異記非一人筆非一手無所傅會至於全書體例祇記言貌鄒勁故不涉及事實何疑之有其本有三曰古漢魯共王欲壞孔子宅爲宮壁中得古文論語孔叢子以爲孔鮒所藏家語以爲孔襄所藏今文書序以爲孔惠所藏未知孰是其本分堯曰下子張問以爲一篇曰齊齊人所傳曰齊論語多問王知道二篇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是內聖外王之學此傅會也劉之升曰論語篇名皆取章首字義名篇非包括全章之義今逸論語見說文者云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如玉之瑩見初學記者云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論語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瑳玉色鮮白也瑩

玉色也瑛玉光也瑕赤玉也璐瑾瑜美玉也璑三采玉也玪㻋瑊玏玉次玉也璪玉飾以水藻也凡詮玉之屬特詳篇疑齊論所逸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篆文三畫均正爲王中畫近上爲玉王伯厚亦云然清按此可備一說曰

魯魯人所傳曰魯論語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皇侃序爲註陸德明序爲傳均與何異馬融亦說之何晏序馬融爲古論訓說皇侃敘之

魯論下與何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漢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學魯論兼講齊說齊論自昌邑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玡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傳之而王陽名家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隋書經籍志謂問王知道二篇張禹所刪清按逸論語之文殊與論語不類禹蓋自必識此二篇之僞故刪之也包咸周氏陸德明曰不詳其名章

句魯論魯論自常山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其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幷傳之各自名家至包氏周氏乃爲章句先子云自漢已有章句之學不始朱子章句者分章別句非註也自鄭

氏玄就魯論篇章魯論二十篇攷驗齊古齊論加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亦多於魯論古論分堯曰下子張問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其篇次鄉黨第二雍也第三陸德明曰古論與魯論文異者四百餘字清按鄭氏攷驗之迹今不著見其可攷者魯讀從古數十事取古論不知命章補魯論之闕而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不爲採入則其大略也爲之註鄭氏註論語十卷古文論語十卷於

是齊古微而魯論獨著於世今所行朱子集註本即魯論也魏何晏取已上諸家及陳羣王肅周生烈之

說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見皇侃義疏序幷下己意爲集解何氏集解凡十卷梁皇侃因何本兼採江熙字太和所集江熙集解十二卷所集者太保河東衛瓘字伯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字永初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元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宏度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散騎常侍陳留周瓌字道舒中書令順陽范甯字武子中書令琅玡王珉字季琰凡十三家皆晉人其著秩可攷者衛瓘註八卷宋明帝補其缺二卷李充集註十卷孫綽集註十卷繆播論語旨序三卷欒肇釋疑十卷論語駁三卷郭象論語體略二卷

爲義疏（皇氏論語義疏凡十卷）宋邢昺又本皇氏而別疏之（邢氏論語正義凡十卷今十三經所收論語注疏本是也）今所行古註蓋此疏解本矣（以上諸家皆書行於世）自餘兩晉（又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字允南注十卷與書左兵中郎燕國崔豹字正熊注十卷盈氏集義十卷撫軍參軍江夏孟整字少孤注十卷盛陸德明曰一云□陽子博士天水梁覬注十卷益州別駕史湘西前侯陳國袁喬字彥叔注十卷尹毅注十卷司徒左長史吳人殷仲堪字長宗注十卷均各自名家餘人見通志）六朝（有宋新安太守會稽孔澄之字仲淵注十卷齊員外郎會稽顧歡注十卷）唐（韓愈論語十卷筆解二卷又舊唐書藝文志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又陸德明論語音義釋文□卷餘人見通志）宋之際（宋蘇轍論語拾遺一卷陳祥道論語全解十卷鄭汝諧論語意原二卷張栻癸巳論語解十卷戴溪石鼓論語問答三卷蔡節論語集說十卷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十卷自論語合學庸孟子爲四書有劉承集眞德秀遺書補成四書集編論語十卷趙順孫四書纂疏二十六卷以上諸家均四庫所收）治者猶衆義類亦繁（鄭樵通志孔文署論語類記分爲十一部古論語二部鄭玄古論語十卷已見上又有徐氏古論語義註譜一卷正經一部蔡邕今文石經二卷注解十九部鄭玄論語十卷論衡論語十卷及王肅李充虞喜尹毅何晏衛瓘江熙殷氏孫綽并已見上又有虞氏論語七卷崔豹論語集義八卷梁覬論語十卷孟釐論語九卷張氏論語十卷史辟原續注論語十卷虞喜贊鄭玄注十卷宋明帝補衛瓘注十卷章句二部劉炫論語章句二十卷徐孝克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義疏十二部皇侃邢昺及崔豹義解十卷已見上又有袍眞論語別義十卷褚仲都論語義疏十卷劉炫論語述義十卷□□論語義疏八卷張冲論語義疏二卷戴詵論語述議二十卷□□雜義十三卷□□別論十卷□□論語展掌疏十卷論難十四部繆播繆襲及韓愈筆解二卷并已見上又有□□論語雜鄭一卷司馬氏論語標指一卷□□論語體略二卷王弼論語釋疑三卷張憑論語釋一卷□□論語義注隱三卷僧智略論語隱說一卷□□論語旨要十卷□□論語元義二卷辨證二部李充論語刊規二卷周式論語辨十卷名氏譜三部鄭玄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論語弟子名一卷□□論語世譜一卷音釋二部徐邈論語音二卷□□論語釋文十一卷讖緯一部□□論語讖八卷續語七部孔鮒孔叢子七卷劉敬孔志十卷宋咸孔叢子釋文一卷王肅孔子家語注二十一卷張融當家語二卷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內江熙集解十卷衛瓘注八卷崔豹論語集義八卷又論語大義解十卷其卷秩均與陸德明所敘異）獨朱子以論語合學庸孟子四書

爲集註乃集千古之大成自是以後學者治四書而論語在其中矣亦有單治論語者然寥寥無幾名氏均見下元明以來未之或過元有劉因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無名氏四書辨疑十五卷中有論語一百七十三條許謙四書叢說四卷胡炳文四書通二十六卷張存中四書通證六卷袁俊翁四書疑節十二卷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八卷詹道傳四書纂箋二十八卷朱公遷四書通旨六卷史伯璿四書管窺八卷明有胡廣等四書大全三十六卷蔡清四書蒙引十五卷呂柟四書因問六卷陳士元論語類考二十卷周宗建論語商二卷劉宗周論語學案十卷章世純四書留書六卷以上皆四庫所收其餘又有郝敬論語詳解周洪謨疑辨錄諸書有淸之世則又數十餘家矣孫奇逢四書近指二十卷陸隴其四書困勉錄三十七卷李光地讀論語劄記二卷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四卷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閻若璩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楊名時四書劄記四卷焦袁熹四書說九卷江永鄉黨圖考十卷程大中四書逸箋六卷以上皆四庫所收其餘有汪份四書大全毛奇齡四書索解又四書改錯龔元玠四書客難陳宏謀四書人物類考錢坫論語後錄趙佑四書溫故錄陳鱣論語古訓翟灝四書考異江聲論語竢質任啓運四書約旨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劉逢祿論語述何莊述祖論語別記吳昌宗四書經註集證曹之升四書摭餘說淩曙四書典故覈周闓价四書釋疑黃式三論語後案金澂四書味根錄沈祖燕四書合纂大成朱亦棟論語札記劉寶楠及其子恭冕論語正義杜炳四書圖考潘維城論語古註集箋劉台拱論語駢枝大氏治經之要不越義理攷據兩端漢儒長攷據而義理實敝宋儒橐籥宋儒長義理而攷據多沿漢儒譌誤近代攷據之學極盛其於經傳之文子史百家之說六書之詁訓旁搜博採一字異聞捃摭無遺匡謬正譌之功匪獨宋儒諍臣抑亦漢儒跨竈子也然敝敝有二一曲牽强引證成己說一諸說紛列茫無裁斷且自謂漢學而所瑕疵朱註義理什不一二攷據什嘗四五別流尋源實倒戈漢儒

辟陳也夫古人缺失甚賴後賢匡救道衷一是經旨自明抨擊譏寧君子者儒乎先子曠之乃因朱註所失反求古訓即皇侃邢昺所疏何晏集解本也旁攬諸家之說凡所採古今治論語家四書家幷己見上其非專治論語四書而採入者如陸元朗經典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賈公彥三禮疏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新語王文成公集張燧千百年眼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惠棟九經古義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曝書亭集江永羣經補義金榜禮箋金鶚禮說全祖望經史答問何焯義門讀書記邵晉涵爾雅正義武億羣經義證袁枚小倉山房文集錢大昕養新錄及潛研堂集採[illegible]文發新錄臧庸拜經日記阮元研經室集陳[illegible][illegible]記[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句說孔廣森經學卮言汪中述學等書無適無莫惟義是從義有未悉合者或下己意積再期遂成此編惟是草創伊始志事未竟討論修飾責在小子亦越三載而繼述之功乃蕆憫予小子學殖荒落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曷能告無罪於先子要其無門戶漢宋之見無厚薄古今之心則世有知言君子庶幾亮之矣先緒乙未春正月朔旦男應淸謹識時在安順旅邸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印癸丑三月初九日改刊

維新印書館刊印

先子行狀

先子諱懋庸字伯銘號莘齋別號碧山野史先世本燮氏亦作晏晉有中郎將晏濟宋有仁宗時狀元晏谷珍朱子門人晏淵元時改晏爲宦明有江陰進士宦績然譜牒失紀故新訂譜斷自定益公爲始祖而上溯始祖所自出則惟成坤公成坤公居蜀江津其遷江津也代遠年湮無可攷見第相傳來自湖北麻城云定益公爲成坤公次子濟初遷遵義居城北二十里屏風山莊再傳爲二世祖奇遇公邑諸生初晏雖改宦間仍從晏至公始尊氏宦三傳爲先太高祖憲菴公諱儒章乾隆丁卯舉人壬申恩科進士卽用廣西灌陽崇善知縣內遷禮部太常博士轉吏部考功司主事出知湖南桂陽直隸州兩權永州府事在灌陽禁奸民採礦在崇善除柴馬田例建崇山書院在桂陽建鹿峯書院在永州興修學宮所至因利去弊人稱神明具載府志四傳爲先高祖允升公諱大猷廩貢生始修祠譜五傳爲先曾祖衡園公諱廷銓嘉慶辛酉拔貢戊辰恩科舉人授印江縣教諭薦升河南輝縣未之任卒在印江歲饑捐金賑民又大疫捐棺施

民兆載府志公無子以先本生曾祖廷臣公子爲嗣是爲先大父子蕃公諱必濟子蕃公以廪膳生五試不售憤棄出遊時先子歲七齡耳先子以道光壬寅十一月十四日巳時生己酉先大父東遊江淮遂不返咸豐乙卯先大母劉孺人卒惟先生祖母潘孺人在堂丁巳我母來歸家自衡園公即江賑施先已中落及子蕃公屢年困躓日益匱乏遭時喪亂楊龍喜劉苗士等匪迭肆陵掠氓庶半不自存先子雖幼弱上事潘孺人下撫先五姑釆霞支持艱苦有過成人同治丙寅先子年二十五先是有祖姑適李白初進士以疾卒子蕃公教養其遺孤成立即煦齋表伯春和也至是以乙未舉人官浙江知縣遣資來迎先子遂奉潘孺人挈眷往道綦江先五姑以前年傷賊刃創失血死過重慶亡弟繼宗殤潘孺人悲女哭孫至江寧而病就醫六合遂不起先子營葬畢僅得至浙煦齋表伯歷任遂安江山桐鄉先子皆讀書署中光緒乙亥表伯卒昌化任先子走通州上海爲莫善徵先生祥芝課讀戊寅命廉湘侍母回黔已卯先子以子蕃公潘孺人歸葬是冬復之館甲申善徵先生再任上海延先子佐其幕戊子移寓太倉得

脹張疾旋愈己丑移寓維揚庚寅命（廉清）東下代經營未完事乃束裝歸辛卯秋疾復作壬辰春（廉清）南中得書具言已愈蓋權辭慰遊子心而疾固時愈時作也秋九月忽增咯血彌留及十月初十日時加午竟棄（不孝廉清）等而長逝矣享年五十嗚呼可勝痛哉（廉清）以十二月十六日聞訃十八日命䟽奔喪癸巳二月二十六日回籍卜三月十八日安厝於屏風山故莊之南廖家堡配龍孺人妾沈氏子（廉清）廩膳生（廉勤）業儒女三長適邑庠生劉道詒次適劉三適何孫九人（途 逵 洸 游 達 啟 鄰）皆（廉清）出（游 學）晉（廉勤）出（逵 洸 游 皆早死）先子幼不及事先大父其事劉孺人潘孺人各得歡心潘孺人病刲金陵褂褕數襭先子日至秦淮河手浣之孺人卒哀毀骨立後七年壬申客上海將市裝感念昔時殮服薄輒泫泣不忍撫先五姑梅友愛五姑死賊傷句譚序初先生（鈞培）奏旌貞烈自允升公創建祠譜屢毀兵燹先子積薪俸命（廉清）修復又倡捐田產爲祭祀資生計固未裕不恤也族伯汝梅（悠和）甲戌成進士卽用山西知縣將改浙江謀之先子先子時在煦齋表伯所無一錢貸之友人不足復典衣助之族有疏遠者昔以力佐先子其子貧不能

維新印書館刊印

娶先子爲買婦延其嗣煦齋表伯卒家人絀生活先子以時助濟之忠州詩人李芋仙士棻客死無歸先子爲棺殮費百餘金其子來獻所藏古名人書畫先子固好此獨固拒不取先子少値亂離未就小試以國學生七試不售壬午京兆僅選謄錄棄去不就不克致力國事在煦齋表伯遂安署齋匪童正元黨楊青元妖惑聚衆至二千餘人城幾危先子赴其近村相機宜中道與人遁步而往重賞購勇士計擒斬青元傳首示其衆脅從乃散幕上海値中法有事先子憂海戰不足恃嘗作芻蕘末議登之滬報謂海軍宜奉直東爲一鎭長江爲一鎭廣東爲一鎭閩浙爲一鎭總以經略聯爲一氣避敵船之合而擊其分云云先子髫齡即向學家有藏書庋高櫝梯登繙閱忘出家人覓午餐不得久乃得之櫝中及遨遊浙東西江南北聚書萬餘卷悉閱讀數過所丹黃點評者什三四辛卯鄉闈吾鄉人士見對策不藉書卷皆大驚服初潘孺人憂先子學未成又貧無以具脩脯命從鄭子尹徵君珍 徵君嘗避亂吾家且先長姑適其子伯庚知同又姻也以謂必得當及往乃不果留嘗從莫善徵先生楊子英先生登杰 黎篠庭先生

廉卿及至浙從孫琴西先生衣言暨海甯吳闓章先生敬在京師從李菱舟先生探前而煦齋表伯復親爲指授後在上海所交如李丈芋仙嚴丈衎雲咸錫皆當代知名士先子早年好爲詩歌二十以後專習帖括三十乃多爲古文詞嘗謂文境莫要於藏鋒莫妙於迴鋒無是二者則低昂者媚詰屈者鄙餔錸者窘嬗曼者獷皆不熟稗也又謂今文有二僞一目錄之學一章句之學皆無米糲也其爲文根柢史漢而又下探韓歐宗旨近參方姚家法他如惲子居龔定菴胡稚威汪容甫吳南屏曾文正諸家皆有心得然猶恐流於委瑣乃一意涉獵許鄭之學以濬其源孜孜矻矻毋慮風塵鞅掌牀蓐纏綿曾無一日休息所著有六書略平議八卷說文疑證編二卷古文四卷雜體詩七卷詩餘一卷讀史記稗言四卷讀前漢書私記六卷備忘錄八卷兩論蠡測二卷紀程四卷播變紀略一卷惟大藏經音義引說文攷僅得十之三未成書晚年以朱子集註尊者毀者皆出過當思有以匡其失而成其美著論語稽二十卷并冠以孔子世家稽一卷蓋取漢宋以來暨國朝諸家箋註說集其善理采其長如言學則詩書及畢生切

身之用皆是言道則從悉從首乃人生當行之路言孝則義在以子承老非稱美之名言仁則仁者人也人傍著二謂之仁如果之有仁其萌芽二瓣乃生生不息之理其他間出新意要期吻合經文不故爲矜奇炫異慶清謹守遺編嘗抄呈黎尊齋先生庶昌校正鑒定幷蒙代刊詩文播變等集行世先子與人交坦直無所緣飾不逆人詐以是屢受紿然亦不屑與較平日不爲世立名不務細微不留意衣食美惡不惑二氏仙佛鬼神之事不信形術家言遊州縣署數十年不干詞訟取人一錢慶清侍膝下日少凡此僅具崖略所不知者不敢妄述儻蒙當代名卿碩彥錫以碑傳誌記增輝泉壤則存歿均感矣男慶清謹述

右行狀爲慶清癸巳年撰述甲午刊入　先子詩文集茲復略爲增易附論語稽後

民國二年正月二日男慶清謹識

論語稽校勘記

上論

篇名	頁數	行數（雙行小註以一行計）	正	勘誤
條例	一	二	則稽刊成重刊者也	稽誤稭
世家稽	一	五	故淆殽部則例	淆清字
學而	一	十三	樂取義於樂之和	義誤羲
	四	十	且卽其書論之	且字下一畫不明
		十四	且以爲殽考之	且字下一畫不明
	九	二十	有道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兩事是非也	也字下正字上誤多朱字
爲政	九	二十一	誅少正	少正誤作正少
八佾	一	二	天子八佾	天字上一畫不明
	九	六	而使他人攝之	攝誤懾
	十	十	隸官則六卿	官字不明
		十一	昏禮或迎於庭	昏誤昬
	十一	四	蘇季宣閒疑釋疑	季字誤在疑字下
		五	天子諸侯卿大夫	卿誤鄉

維新印書館刊印

篇	頁	行	原文	校記
		六	卿大夫士采菊采蘩	卿誤鄉
		七	又按保氏養國子以道	按誤拔
	十三	六	皆不受之天子故天子亦只以客禮待之	子字客字均不明
	十四	六	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宜字不明
		十六	殷社惟柏	柏誤相
里仁	七	十一	盡其心力	盡字誤橫
	八	三	猶按	按誤接
公冶	六	三	杇作圬	杇誤朽
	八	八	不可以一理字訓之者也	字誤学
		十九	再娶其女	娶誤婁
雍也	五	十九	孔子亦嘗爲季氏吏	吏誤史
述而	一	四	子曰至老彭	子誤于
	七	一	亦必象其定九州之形	九誤丸
	十二	四	亡而至有恆矣	而至誤作至而
	十三	十二	疑此章有錯簡	疑誤凝
	十六	十三	子疾至久矣	矣誤也
子罕	七	六	今讀弁爲絻今從古	絻字下今字上誤多冕字
鄉黨	十九	二十二	則非矣	則字下誤多說字

下論

篇名	頁數	行數（雙行小註以一行計）	正	勘誤
先進	五	十八	樸陋而稀小	稀字不明
	十二	六	賑窮救乏之事也	賑誤賬
顏淵	五	八	皆指戰器	器字誤[illegible]
	六	二十二	其必言邦國亦非也	邦國誤作國邦
憲問	二十五	五	高宗天子也	子字誤倒
	五	二十	佛肸據而止之	肸誤佾
陽貨	六	二十二	匏瓜係之堅強者	堅強誤苦
	七	六	如動物之胃然	胃誤冑
		六	又非洲馬打加斯加島有樹一種莖生八葉下垂每葉相	或以小片牛肉投之亦被食
			距約三尺許內多鉤刺且有長條毛如巨指堅硬而動	句下又闕何有他種植物
			搖不止人近樹則長條捲之血肉漸被吸盡惟餘枯骨	句上漏此段又他種植物
			名曰食人樹旅行者常以斧伐去之以除其害	亦誤作他植種物
	十四	六	傳作傳	傳字不明
		八	獨一魚獲三籌	獲字不明

後叙	一	十四	羼東蔚生	羼誤糉
		二十一	撫軍長史蔡系	系誤厚
		二十二	陳留周瓊	瓊誤璵
	二	五	均濟四庫全書所收	誤漏濟字全書字
行狀	二	五	歲貢生	歲貢誤歲歲

附則

一諱名陋習今已破除別有消滅諱復何所避惟改革之初印刷部校字尙未改鑄如玄燁胤禛弘曆顒琰旻寧詝淳湉儀等字并其附屬如率弦宁貯佇恬等字或有缺筆或有用他字代者均俟再版時改正之

一鄙消欲合今日共和之理於言君各章多以遜清之說附先子後再版時宜移後另行再下一格

一適世離亂是書三易印刷部僅得蕆事班駁訛誤知必靡鮮俟後續勘再行更正